



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惟天無親，克敬惟親。○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天畏棗忱。○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民人無恣，故明神降之。觀其德政，而均布福焉。○得天者高而不崩，得人者卑而不可勝。○天之覆高而聽卑。○聖人法天，天亦助聖。○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存心佛法，當蒙福祉。○克誠可以感鬼神，惟德能以動天地。○為人豪貴，國王長者，後禮事三寶中來。○衆生脩善，以清淨心歸佛法僧，命終生天。○歸依佛不墮地獄，歸依法不墮餓鬼，歸依僧不墮傍生。○三寶護世間，我今頭面禮六道諸衆生，今盡為歸依。○若人知敬佛及佛弟子衆，現世人讚歎，後世生天上。○大覺之慈，至極之聖，聞名致敬，則勝業肇於須臾，憑心想化，則妙果成於曠劫。

供養三寶，廣建福田，救災拔難。○形容端正，衆人恭敬者，從敬奉三寶中來。○子孫昌盛，長命富貴者，從供養天尊大道星辰中來。○豪貴尊勝人，見敬畏之，從敬信三寶中來。

感應

唐宰相裴休，留心釋氏，精於禪律，師圭峯密禪師，得達磨頓門。密師注法界觀禪源詮，皆休撰序，常被毳袖於歌妓院，持鉢乞食，自言曰：不為俗情所染，可以說法為人。每發願，世世為國家弘護佛法。後于閩國王生一子，手文有裴休二字，聞于中朝，其子弟欲迎之，彼國不允而止。

宗王才元，侍其母仁壽郡主，好善敬佛。一日過天台，詣石橋，至羅漢嶺下，遇一僧策杖獨行，謂曰：欲往燒香耶？志誠著，既去，衆疑僧眉毛覆眼，恐非允，乃令上嶺訪之，已失所在。至石橋亭，子執香設茗次，仁壽忽指橋外亂山曰：山上有路，必亦可通人行。諸人皆不見。寺僧曰：羅漢不現已十餘年。郡主既先有所覩，今夕必有異。至夜大風雨，炬燭俱滅，忽有白雲覆橋上，化作長廊，廊上一僧秉燭，風勢雖猛而燭不搖。三十餘僧往來其中，久之



燭忽滅一炬別起而僧已百餘人至第三次燭光中僧至數百人面目手足皆可辨如世所繪行脚羅漢一行之人皆見獨一弟婦與一姪無所覩蓋仁壽能盡至誠故感應昭著如此

晉王懿字仲德太原人也守車騎將軍世奉佛法父苗符堅時為中山太守為丁零所害仲德與兄元德携母南歸登陟峭嶮飢疲絕糧無復餘計唯歸心三寶忽見一童子牽青牛見仲德等甚飢各與一飯因忽不見時積雨大水仲德前望浩然不知何處為淺俄有一白狼旋繞其前遇水而反似若引導如此者三於是逐狼而渡水纔至膝俄得陸路南歸後自五兵尚書為徐州刺史嘗欲設齋一旦洒掃屋宇敷陳香花盛列經像忽聞法堂有經唄聲清婉流暢仲德遽往觀之見有五沙門在佛坐前威容偉異神儀秀出仲德知非凡僧心甚懼敬沙門回相瞻盼意若依然音旨未交忽躡身飛空而去親友賓僚見者甚眾咸悉欣躍倍增信悟

晉周閔汝南人為護軍將軍世奉佛法薦於誠敬蘇峻之亂都邑人士皆東西播遷閔家有大品一部以半幅八丈素反復書之又有餘經數臺大品亦雜其中既當避難單行不能得盡持去尤惜大品不知在何臺中倉卒而去徘徊歎咤不覺大品忽自出外閔驚喜持去周氏遂世寶之

宋王尚書雲字飛卿少不慧昆季皆指笑之父母亦不愛也或勸之禱諸觀音王從之乃齋戒沐浴晝夜禮拜一夜恍惚若夢寐中而未嘗寢也見一人縮高髻著白寬衣雖無裝飾而神采尊嚴光明洞照一室謂王曰汝誠心昭格自此聰慧過人

昔有長者夫人懷妊口出好香氣滿一國呵闍世王遣使尋求問長者長者具答使者白王王大歡喜召語長者卿若生男者當持與我後乃生女有金縷衣自然著身母怪解去隨生一重還著其身便往問佛佛言昔有貧家婦出行遇雨見一老沙門是辟支佛泥倒躪地傷膝血出即扶沙門起洗去其血自裂已衣用累傷膝婦人雖未奉法能常好敬信佛道死生天上壽終下生故有自然之衣口出好香

唐東蜀大聖院有木像制度瓌異耆老相傳云項自荆湘泝流向上歷歸峽等郡郡人具舟捐取之千夫牽挽終不及岸至渝州人焚香祈請應聲



而往。郡守及百姓遂構大聖院安置之。東川有牙將者。其子嘗病瘖。忽一日。畫地告其父曰。我宿障深重。被茲業疾。聞大聖神通。我欲捨身出家。依止供養。冀消除罪根耳。父許之。乃虔潔焚脩。夙夜無怠。經三四載。燄爾能言。抗音清辯。超於恒輩。復有跛童子者。觀茲奇異。發願於大聖院。終身苦行懺悔。求福未逾暮歲。忽能起行。筋骨自伸。步驟無礙。事悉具本院碑。殿東廡有瘖僧跛童子畫像焉。

宗費崇先吳興人。自少精勤佛法。泰始三年。受菩薩戒。寄齋於謝慧遠家。二十四日晝夜不懈。每聽經。常以鵲尾香爐置膝前。初齋三夕。見一人容服不凡。邈來舉爐去。崇先視膝前爐猶在。方悟神異。自惟衣裳新濯。了無不淨。唯坐側有唾壺。既撤去壺。即復見此人還爐於前。未至席。猶見兩爐。既至。即合為一。然則此神人所提者。蓋爐影耳。崇先又嘗聞人說福遠寺有欽尼者。精勤得道。欣然願見。未及得往。屬意甚至。嘗齋於他家。中夜忽見一尼。容儀端嚴。著赭布袈裟。正立齋席之前。食頃而滅。崇先及見此尼。狀貌被服。即前夜所觀者也。

勸善書卷五

三

宋魏世子。梁郡人。奉佛精進。兒女遵脩。唯婦迷執不信。女年十四病死。七日而蘇。云可安施高座。并無量壽經。世子即為具設經座。女雖持齋戒。未嘗看經。今即陞座。誦聲清利。下啓父。兒死便往。無量壽國。見父。兒及己。三人池中。已有芙蓉大花。後當化生其中。唯母獨無。不勝此苦。故歸啓報。語竟復絕。毋於是。敬信三寶尤篤。

宋陳秀遠。潁川人。嘗為湘州西曹。客居臨湘縣。少信奉三寶。年過耳順。爲業不衰。元徽二年。七月中。宴卧未寢。歎念萬品。死生流轉。無定。惟已將後。何來。一心祈念。真通感夢。時夕結陰。室無燈燭。有項兒枕邊。如螢火者。流飛。俄而一室盡明。連空如晝。秀遠遽興。合掌喘息。見庭中四五丈上。有一橋閣。危欄彩檻。立於空中。秀遠了不覺升之。坐於橋側。見橋上士女。往還衣裝不異世人。未有一嫗。年可三十。青襖白布裳。行至秀遠左而立。有頃。又一婦。今純衣白布。偏環髻。持香花。前語秀遠曰。汝前身即我也。以此花供養佛。故得轉身作汝。顧指青白嫗曰。此即復是我前身也。言彈而去。去後。老嫗亦漸隱。秀遠忽不覺還下。既下。光亦尋滅。



宋饒州民郭端友精意事佛。紹興乙亥之冬，募眾紙筆緣，自出力以清旦淨念書華嚴經。期滿六部乃止。癸未之夏五，染時疾，忽兩目失光，醫膜障蔽，醫巫救瘥皆無功。自念惟佛力可救。次年四月晦，誓心一日三時禮拜觀音，願於夢中賜藥。或方書。五月六日夢皂衣人告曰：汝要眼明，用獺掌散。熊膽丸則可。明日詣市訪二藥，但得獺掌散，點之不効。二十七夜夢赴薦福寺飯，飯罷歸。及天慶觀前，聞其中佛事鍾磬聲入觀之。及門見婦女三十餘人，中一人長八尺，著皂春羅衣，兩耳垂青，頭綠鬢，戴木香花冠，如五斗器大。郭心知其異，欲候回面瞻禮。俄紫衣道士執笏前揖曰：我乃都正也。專為華嚴來迎請歸舍，啜茶。郭隨以入。過西廊，兩殿垂長黃幡，一女跪爐禮觀音。簾外青布幙下，十六僧對鋪坐具而坐。又見一道士下階取茶器未及上，郭不告而退。遂趨法堂，似有感。遇夜分乃覺，明日告其妻黃氏云：熊膽圓方乃出道藏，可急往覓。語未了，而甥朱彥明至，曰：昨夜於觀中偶獲觀音治眼熊膽圓方，舉室驚異，與夢相符。即依方市藥。旬日乃成。服之二十餘日，藥盡眼明。至是年十月，平復如初。即日便書，增為千部。

勸善書卷六

乃止。後眸子瞭然。外人二病日疾者，服其藥多愈。藥用十七品，而熊膽一分為主。黃連、密蒙花、菴活皆一兩半，防己二兩半，草龍膽、蛇蛻、地骨皮、大木賊、仙靈脂皆一兩，瞿麥、旋覆花、甘菊、花皆半兩，蕤仁一錢半，麒麟竭一錢。蔓青子一合，同為細末，以羯羊肝一具煮其半，焙乾，雜於藥中，取其半生者去膜，乳爛入上藥，杵而圓之。如桐子大。飯後用米飲下三十粒。諸藥脩治無別法。唯木賊去節，蕤仁用肉，蔓青水淘，蛇蛻灸之。郭生自記其本末，但所謂法堂感遇，不以語人。

宋紹熙癸丑，金華縣孝順鎮農民陳二者，其妻懷妊將產，詣鎮市太平寺請僧於佛前許孔雀明王經一部，以祈陰護。既而生男，久不償初願。妻遂雙瞽。凡衣裳縫紉皆倩鄰里。男能移步，但匍匐而行。妻夢一僧來言：與我千錢，吾為汝治眼疾。旦以告厥夫。夫云：得非所許經卷未還故耶？妻曰：家間亦貧，尚無飯喫，何暇及此。佛亦不應屑屑與我較也。是夜陳二所夢亦同。偶到太平寺，閱僧房功德簿，頓憶其事。乃焚香告禱。乞放妻眼光明。候秋成還賽。及秋暮始踐約，恰費錢一千。纔及新春，妻雙目如平生時了。



無患苦。

宋福州南臺寺塑新觀音像而毀其舊水上林翁求歸事之後數月操舟入海舟壞而溺急呼觀音曰我嘗救汝汝寧不救我語訖身便自浮得一板乘之驚濤巨天約行百餘里隨流入小浦中獲遺物一筥頗有所資而歸人以為觀音之助。

宋陳蔡問氏祝季貞敬信三寶至誠不倦卒十餘年矣後里人趙子和亦卒數日忽悟即起馳出門其妻子驚前訊之子和曰我祝季貞也安識汝今將歸吾家既而語音非子和矣遂行妻子隨之至季貞家見子和來以為狂疾罵而逐之子和曰我祝季貞卒十一年今乃歸何拒我耶其家聆其語果季貞也駭其事即季貞也妻子俱駭異請之季貞曰我自去人世迨今且一紀居冥途中思還省妻孥不一日忘冥問大王亦以我敬信佛法功德不小特從所欲遣我復還持以我去世久遠宅舍已壞謫我曰同里趙子和者卒數日假其身而還即遣使送我於趙氏之舍我故得歸因話平昔事歷然可聽妻子方信而納之自是季貞不食酒肉衣短麤衣行乞陳蔡汝鄭間得緡帛隨以脩佛祠施貧餓者時一還家不復預家事。

勸善書卷十一

五

宋馬虔伯邑西閩中人也自少敬信佛法嘗尹宣漢縣元嘉十二年七月夜夢見天際有三人長二丈餘姿容嚴麗臨雲下觀諸天妓樂盈物空中告曰汝厄在荆楚戊寅之年八月四日若處山澤其禍剋消人中齋戒亦可獲免若過此期當悟道也時俯見相識楊暹等八人並鎖械又見道士胡遼半身土中天際人皆記八人命盡年月唯語遼曰若能脩立功德猶可延長也暹等皆如期終亡遼益懼奉法山居勤厲彌至虔伯後為梁州西曹掾州將蕭思話也蕭轉南蠻復命為行旅軍虔伯思荆楚之言心甚懼求蕭解職將適衡山蕭固不許十五年即戊寅歲也六月未得病至八月危篤其日黃昏後忽朗然徹視遙見西方有三人形可二丈前一人袈裟垂鬢頂光圓明後二人姿質金耀儀相端偉列于空中去地數仞虔伯悉詳視猶是前所夢者也頃之不見餘香移時方歇同居小太皆聞香氣因而流汗病即小差虔伯所居宇卑陋于時自覺處在殿堂廊壁煥然光耀皆是珠寶俄即所患平復。



晉興寧中。沙門竺法義。山居好學。住在始寧保山。後得病積時。攻治備至。而了不損。曰就綿薦。遂不復自治。唯歸誠觀世音。如此數日。晝眠夢見一道人來。使其病。因為治之。剗出腸胃。滌洗臍臑。見有結聚不淨物甚多。洗濯畢。還內之。語義曰。汝病已除。眠覺眾患豁然。便利體得復常。故其經云。或現沙門梵志之像。意者夢其是乎。

南齊釋法願。善唱導。又能占相。王侯士庶並受師戒法。永泰元年。寺側遭火燒。逼及寺。弟子欲輿願出寺。願曰。佛若被燒。我何用活。即苦心歸念。於是三面被焚。唯寺不燼。

宋陳安居。襄陽人也。伯父少事邪巫。鼓舞祭祀。神像盈宅。父獨敬信佛法。恒自齋戒。世父無子。以安居紹焉。安居雖即伯舍。而理行精至。廢絕淫祀。執心愈固。常誓曰。若我不殺之志。偶當虧奪者。必先自鬻。截四體。乃就其事。家人並諫之。安居不聽。經二年。病發死。但心下微暖。家人不斂。至七日夜。守者覺屍足間。如有風來。飄動衣衾。蘇而有聲。家人初懼。屍屢皆避之。既而稍能轉動。乃求飲漿。家人喜。問從何來。安居具說所經。初見一人若

初幸寺未五

六

使者。有從者數十人。持刀呼去。從者欲縛之。使者曰。此人有福。未可縛也。行可三百餘里。至一城府。樓宇甚整。使者將至。數處如局司。有一人從內出。揚聲大呼曰。安居可入。既入。稱有教付獄吏兩人。云與大城。云此人頗有福。可只三尺城。疑論不決。乃共視文書。久之。遂與三尺城。有頃。傳教來云。府君喚安居。安居至閣。見有鉗梏者數百。一時俱進。安居在第三。至階下。一人冠冕立于內。前讀諸罪簿。其第一者。云昔娶妻之始。夫婦為誓。看子無子。終不相棄。其人本是祭酒。妻亦奉道。後竟棄其妻。妻常冤訴。府君曰。汝夫婦違誓。大義不終。罪大也。付法局。詳刑。次讀第二女人辭牒。忘其姓名。云家在南陽。冠軍縣黃水里。家安嬰器於福甕口。而此婦眠。嬰兒於甕上。匍匐行走。糞汙嬰器中。此婦寤已。即請謝神。湔盥洗精潔。府君曰。眠甕非過。小兒無知。又已請謝神明。是無罪也。引安居至階下。一人具讀文牒。為伯所訴。府君曰。此人事佛大德人也。其伯殺害無辜。欺誑百姓。罪宜窮治。以首有小福。故未加罪耳。今復謗訴無辜。教催錄取來。至而府君遣還。云善成勝業。可壽九十三。努力勉之。勿復更來。安居出至閣。局司



云君可技却死名。於是安居以抽名既畢。遇一貴人言汝得還甚善。力脩功德。吾身福微不辦。生天受報於此。輔佐府君亦優游富樂。神道之美。吾家在宛。姓名某。君還為吾致意。盡誠奉法。勿犯佛禁。可具以所見語之也。乃以三人力士送安居。出門數步。有傳教送符與安居。謂曰。君可持此符經過戍中。以示之。勿輒偷過。有謫。若有水礙。可以此符投水中。即得過也。安居受符而歸。行久之。阻大江不得渡。安居依言投符。瞭然如眩。乃是其家庭中也。正聞家中蹶慟。所送三人勸還就身。安居聞身臭穢曰。吾不復能歸。此人乃強排之。踣於屍脚上。安居既愈。欲驗黃水婦人。故往冠軍縣尋問。果有此婦。相見依然。如有曩舊。云已死得生。說所聞見。與安居悉同。安居果壽九十三。

宋施昌時者。鄱陽宦族子也。其家奉事觀音甚虔。年三十五歲時。登樓失脚。墜地遭傷。歷用接骨補筋諸藥。皆不効。已而沉困。醫士熊彥誠陳禹功。以為脉息甚惡。懼不可治。家人驚憂之。施瞑目不食。累日。妻子已營後事。視其外証。方無生理。一日正午。矍然而興。謂人曰。恰夢一婦。白衣黑裳。

與我言。來日庚申。又是斗降。可取供養斗中一盞棗湯。吞木香分氣丸。當即愈。妻檢視官曆。庚申斗降。皆明日也。敬依所教服藥。不踰夕。損處悉平。白衣婦者。蓋為觀音也。夫以佛而使人用斗法。乃信釋道二教本無差別云。

宋泰始中有當陽令曾虬。字靈預。少抗節好學。既為令。未幾罷官。歸家靜處。常服鹿皮。斷穀。餌木及胡麻。不應徵命。精信釋教。龐布長齋。註法華經。自講佛義。以江陵西沙洲去人遠。徙居之。後病亟。書有白雲徘徊簷戶之內。有香氣及磬聲。其日卒。

宋長干寺有釋曇穎。會稽人。少出家。謹於戒行。誦經十餘萬言。止長干寺。善巧宣唱。天然獨絕。穎常患癩瘡。積治不除。房內常供養一觀音像。晨夕禮拜。求差此疾。異時忽見一蛇。緣壁上屋。須臾一鼠子從屋墜地。涎液冰身。狀如已死。穎候似活。即取竹刮其涎液。又聞蛇所吞鼠。能療瘡疾。即行取涎以傅瘡上。所傳既遍。鼠亦全活。信宿之間。瘡癩頓盡。方悟蛇之與鼠。皆是祈請所致。



齊董賢明妻宋氏夫婦敬信三寶嘗發願求嗣暨宋有娠夢有人語云尔必生男體上有青誌可名為青建及生如言即名焉有容止性理寬和年十四州辟主簿後為水曹參軍二年寢疾自云不振次日臨盡起坐謂母曰罪盡福至業累永絕願毋自愛不須憂念因失聲大哭聲盡而絕將殯喪齋前其夜靈語云生死道乖勿安齋前自當有造像道人來迎喪者明日果有道人來名曇順即依靈語向曇順說之曇順曰貧道住在南林寺造丈八像垂成賢子乃有此感應寺西有少空地可得安喪也遂葬寺邊三日其母親詣其墓乃見建如生云願母割哀還去建今還在寺住母即止哭而還舉家菜食長齋賢明夢見建云願父暫出東齋賢明便香湯自浴齋戒出東齋夜於光明中間建喚聲驚起見建在齋前如生時父問汝往往在何處建云從亡來住在練神宮滿百日當得生忉利天建不忍見父母兄弟哭泣傷慟三七日禮諸佛菩薩請四天王故暫得還願父母從今已後勿復啼哭祭祀阿母已發願求見建不久當命終即共建同生一處父壽可得七十三命終之後當三年受罪報勤苦行道可得免脫問曰

勸善書卷五

汝從夜中來那得有光明建曰今與菩薩諸天共下此其身光耳又問曰汝天上識誰建曰見王車騎張吳興外祖宗西河建曰非但此一門中生從四十七年以來七死七生已得四道果先發七願願生人間故歷生死從今永畢得離七苦建臨盡時見七處生死所以大哭者與七家分別也問云汝皆生誰家建曰生江吏部羊廣州張吳興王車騎蕭吳興梁給事及此間唯此間二十七年餘處止三五年耳自今以後毒藕歲多宜勤脩功德建見世人死多墮三塗生天者少勤精進可得免度發願生天亦得相見行脫差異無相值期又問云汝母憂憶汝垂死可令見汝否建曰不須相見益懷煎苦耳但依向言說之諸天已去不容久住慄有悲色忽然不見去後竹林左右猶有香氣家人亦並聞餘香焉建云所生七家江賢羊希張永王玄謨蕭惠明梁季文也賢明遂出家名法藏

昔釋迦牟尼佛告大眾言我曾往昔無數劫時於妙光佛末法之中出家學道聞是五十三佛名便即合掌心生歡喜復教他人令得聞持他人聞已展轉相教乃至三千人異口同音一心敬禮即得超越無數億劫生死



之罪。其千人者。華光佛為首。下至毘舍浮佛。於莊嚴劫。得成為佛。過去千佛是也。此中千佛者。拘留孫佛為首。下至樓至。如來於賢劫中。次第成佛。後千佛者。自光如來為首。下至須彌相佛。於星宿劫中。當得成佛。

宗沈銓家錢塘。同妻施氏。專心淨土。敬禮三寶。請照律師。依觀經繪九品往生圖印。施般若經。供佛飯僧。徑山天寧五刹。皆建大殿像。平時諸善悉用回向。銓及施氏。前後命終。皆感化佛持錫接引。引西去。

宋永嘉許及之事。諸天甚著靈應。晝夜入門。家未之覺。許老夢寤。至為巨人持長槍逐之。驚寤。遽起視外。戶已開。畧無所失。明旦見一槍于大門之外。不知從何來。及入供諸天室焚香。則神手持槍失之矣。始悟昨夢之驗。

昔佛在世時。佛與阿難入舍衛城。而行之食。時彼城中有一婆羅門。從外而來。見佛出城。光相巍巍。時婆羅門歡喜踊躍。遶佛一匝。作禮而去。佛便微笑告阿難言。此婆羅門見佛歡喜。以清淨心。遶佛一匝。以此功德。從是以後二十五劫。不墮惡道。天上人中。快樂無極。竟二十五劫。得辟支佛名。

勸善書卷五

持觀那祇梨。以是因緣。若人旋佛及旋佛塔。所生之處。得福無量也。

唐侯弘實。禾蒲坂人也。幼而家貧。長為軍外子弟。年方十三。四營窳于簷下。天將大雨。有虹自河飲水。俄貫于弘實之口。其母見。不敢驚焉。良久。虹自天没于弘實之口。不復出焉。及覺。母問有夢否。對曰。通夢入河飲水。飽之而歸。母聞之。默喜。知其必貴矣。後數月。忽有蜀僧詣門求食。臨去。謂侯母曰。女弟子。當有後福。合得兜子力。侯母呼弘實出。請僧相之。僧視之曰。此覬龍也。但離鄉井。遠遊江海。客宦方有顯榮。又曰。此子性識。懷毒必為生靈之患。儻敬信三寶。即得善終。言訖而去。弘實後果自行伍出身。至于將領。同光三年。從興聖太子收蜀。蜀平之後。無何。與陝府節度使廉延孝等作叛。及延孝既滅。弘實得赦。尋為眉州刺史。節度夔州。復自寧江遷于黔府。一州二鎮。皆近大江。官業崇高。敬奉三寶。信心無怠。臨戎理務。持法御下。歸慈善。卒得善終。

昔佛在世。與諸比丘。及與阿難。從鬱單羅延國。遊行村落。時天盛熱。無有陰涼。有放羊人。見佛觸熱。即起淨心。編草作蓋。用覆佛上。遊隨佛去。羊



太速放蓋擲地遠趨羊邊佛便微笑告阿難言此放羊人以恭敬心而以草蓋用覆於上以此功德十三劫中不墮惡道天上人間生尊貴家快樂無極常有自然七寶之蓋而在其上竟十三劫出家脩道成辟支佛名阿耨婆達。

晉孫稚字法暉齊國般陽縣人也父祚晉太中大夫稚幼崇奉佛法年十八以咸康元年八月病亡祚後移居武昌至三年四月八日沙門于法階行尊像經家門夫妻大小出觀見稚亦在人衆之中隨侍像行見父母拜跪問訊隨共還家祚先病稚云無他禍崇不自將護所致耳五月當差言畢辭去其年七月十五日復歸跪拜問訊悉如生時說其外祖父為泰山府君見稚說稱毋字曰汝某甲兒耶未應便來那得至此稚羞伯父將來欲以代謎有教拘問欲鞭罰之稚救解得免稚兄容字思淵時亦在側稚謂兄曰雖離故形在優樂處但讀書無他作願兄勿復憂也但勤精進脩善奉佛自隨人矣我二年學成當生國王家同輩有五百人今在福堂學成皆生弟六天上我本亦應上生但以解救先人因緣纏縛之故獨生國王家耳到五年七月七日復歸說知城當有寇難事例甚多悉皆如言家人秘之故無傳者

勸善書卷五

晉張應者歷陽人本事俗神鼓舞淫祀咸和八年移居蕪湖妻得病應請禱備至財產畧盡妻平日信奉佛法謂曰今病日困求鬼無益乞作佛事應許之往精舍中見竺曇鑑曇鑑曰佛知愈病之藥見藥不服雖視無益應許當事佛曇鑑與期明日往齋應歸夜夢見一人長文餘長南來入門曰汝家狼藉乃爾不淨見曇鑑隨後曰始欲發意未可責之應眠覺便病燭作高座及鬼子母座曇鑑明往應具說夢遂受五戒斥除神像大設佛供妻病尋愈咸康二年應至馬溝糴鹽還泊蕪湖口宿夢見三人以鋼鈞釣之應曰我佛弟子牽終不置曰奴叛走多時應怖謂曰放我當與君一升酒乃放之謂應曰但畏後人復取汝耳眠覺腹痛泄痢達家大困應與曇鑑間絕已久病甚遣人請之適偶不在應尋氣絕經日而復活說有數人以鋼鈞釣將比去下一坂岸岸下有鑊湯刀劍焚毒之具應時悟是地獄欲呼師名忘曇鑑字但喚和尚救我亦時喚佛有頃一人從西面來形



長文餘執金杵欲撞此釣人曰佛弟子也何入此中釣人怖散長人引應去謂曰汝命也盡不復久生可暫還家頌唄三偈并取和尚名字三日當復命盡即生天也應既甦三日持齋遣人䟽取曇錫名至日中食異禮佛讚唄與家人辭別澡浴著衣如賦便盡。

昔毘舍離國有五百盲人乞肉自活時聞佛出世覩見之者癯殘百病皆蒙除愈貧乏衣食愁憂苦厄悉能解免盲人共議我等罪積苦毒特甚若當遇佛必見救濟便共行乞各令得一錢用顧人引去足得達彼行乞經時人各獲一錢左右喚人誰將我等到舍衛者金錢五百顧其勞苦時有一人來共相可以錢與之語諸盲人展轉相牽自在前道將至摩竭葉諸盲人置空澤中盲人不知為何國所在互相捉手踐踏他田傷損苗穀回主見之咸發瞋怒欲加痛責乞兒求哀具說上事長者憫之令一使人引詣舍衛適達彼國又聞世尊已向摩竭提國使人復引向摩竭盲人欽佛係心欲見肉眼雖閉心眼已覩歡喜發衷不覺疲勞已至摩竭復聞世尊已還舍衛如是追逐九經七返爾時如來觀諸盲人善根已熟便住侍

之佛光觸身應時兩眼俱各開明乃見如來四眾圍遶身光晃昱如紫金山前詣佛所五體投地為佛作禮異口同音共白佛言唯願垂矜聽在道次佛言善來比丘鬚髮自墮痲衣在身重為說法得阿羅漢果。

昔月支國有王名惡少王此國中莫不靡伏母教勅王曰設有臨死之難慎勿左旋佛寺當念右旋慎莫違吾此教時惡少王大出兵眾攻純血城手自執劍敵三億人後戰不勝乘象奔走顧視佛寺即憶母教誠便回象右旋敵國見之因各散伏王見賊退尋復進兵得其本城擒獲王身便憶佛語自歸佛者為尊為上無有及者設我不右旋豈能壞此賊乎。

晉唐遵字保道上虞人也性淳謹尤喜奉佛太元八年暴病而卒經夕復甦云有人呼將去至一城府未進頃見其叔父自城中出驚問遵汝何故

來遵答違離姑姊並歷年載欲往問訊求明當發夜見數人急呼來此即時欲得歸去而不知還路叔父云汝姑喪已二年汝大姊兒道文近被錄來既蒙恩放仍留看戲不即回去積日方歸家已殯殮乃入棺中又搖動棺器冀望其家覺悟開棺遂至路其家或欲開之乃問卜者卜云不吉遂



不敢開不復得生。今為紀沙之役，辛勤極苦，汝宜速去，勿復住此。且汝小姊，又已喪亡。今與汝姑共在地獄。日夕憂苦，不知何時可得免脫。汝今還去，可證其兒勤脩功德，庶得免之。於此示遵歸路，將別又囑，遵曰：汝得還生，皆因汝平生奉佛之故。但人生在世無幾，倏如風塵。天堂地獄，苦樂報應，吾昔聞其語，今觀其實。汝宜深勤善業，務為孝敬，受法持戒，慎不犯一可也。若入此罪地，幽窮苦酷，自悔何及。我家親屬，生時不信罪福，今並遭塗炭，欲改惡為善，何可得耶？故以囑汝，勸化家內，共加勉勵。言已涕泣。因此而別，遵隨路而歸，俄而至家。家治棺，愕竟。芳營殯，殮遵既附屍，尋即氣通。移日遂活，乃勸示親戚，並奉佛法，勸導姑適南郡，徐漢長姊適江夏樂瑜小姊適吳興嚴晚，途路遙遠，久無音息。遵遂至三郡，尋訪姑及小姊，及姊子果並喪亡。長姊亦說喪殮棺動等事，皆如叔言。姊聞遵所言，道文冀望開棺之意，追加痛恨，乃重為制服。

昔南天竺法家有一童女，每日早起，淨掃庭中門戶左右，會值如來於門前過，心生歡喜，注意看佛，壽命旋促，即終生天。天生天者，法有三念，自思

勸善書卷五

十一

惟言本是何身，自知人身。今生何處，定知是天。昔作何業，來生於此。由是昔日見佛歡喜善業之故，得此果報，感佛恩，乃供養佛，佛為說法，得須

陀

初果聲聞名也。華言預流。

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彼城中有一長者，字婆持加，甚大惡，喜生

瞋恚，無有人類相與親善。然於六師生敬信心。於後時間，遇疾困苦，理極

正爾，誰能救濟我所受命。我當終身善好奉事，思惟是已。唯佛世尊能救

我命。即於佛所生勲重心，渴仰欲見爾時世尊，常以大悲晝夜六時觀察

衆生，誰受苦惱。我當往彼濟拔之。當軟語說法，令彼心悅。若墮惡道，為該

方便而濟拔之。安置人天，使得道果。爾時如來即便觀察，見彼長者為病

所困，憔悴巨看，無人瞻養。即放光明，照病者身，令得清涼。心即醒悟，喜不

自勝。五體投地，歸命於佛。爾時世尊知婆持加善根已熟，應受我化。即便

往詣彼長者家，忽然驚起，合掌奉迎。善來世尊，敷座而坐。佛問婆持加汝

今受苦，何者最劇。答曰：我今身心俱受煩苦。佛自念言：我於曠劫所脩慈

悲，並言廢衆生身心俱病時，天帝釋知佛所念，即詣香山採拾藥草，名曰白



乳以奉世尊佛得此藥投與婆持加令服用盡病悉除愈身心快樂即於佛所倍生信心。即便為佛。

劉宗彭城宗王寺有丈八金像。凡北境兵起像輒流汗。是年像忽流汗。冬魏寇淮上。時兗州驅迫沙門。助其戰守。魏軍誣以助亂。須及斬決沙門悉乘至誠望佛懇禱。像大流汗。魏徐州刺史梁王奉法。王使數人以帛拭之。隨出不已。王乃拜曰。衆僧無罪。誓自營護。必不加罪。若幽誠有感。當隨拭。即止。言已。自拭。應手而燥。王具表聞。下詔皆見原宥云。

宗尼法盛居金陵道場寺。習十六觀想。一夕禮像。遇病假寐。見大士乘維華雲出。寶相光前。來相迎。時諸尼歎門問疾。咸見光明。迸溢盛白。佛及菩薩放光度我。言竟而絕。

隋釋僧倫始五歲時。自見白光滿室。遂往越州雲門寺出家。本業誦法華。經開皇中。佛法大興。師於武陽理律師所聽講。忽見五色光。猶如車輪照自心上。即於光中禮五十三佛。光猶未息。又禮五十五佛。光方收斂。師年八十五。俄召弟子曰。吾靜夜中得諸法解脫。遂安然坐逝。

勸善書卷五

十三

唐賈湘累世好道。崇奉香燈。錄職計司。家頗富贍。然其脩奉動至人所不及。有一幅老君像。常持以自隨。所至之處。雖一日一夕。亦設焚香之位。感應之効不可殫述。黃巢既陷長安。大駕西幸。湘槌金帛。挈骨肉自東渭橋出道路。剽掠之人不知紀極。其家百餘人行。李無所驚懼。遂於龍角山下葺居。避難衣冠及遠近道流。皆投其家。各與拯給。請道流轉道。德度人經不啻萬卷。有群賊忽圍其家。湘入告老君。乃出與語。賊投刃於地。羅拜其前。湘問其故。默而不荅。拜亦不已。湘捨而入門。羣賊猶拜。唯稱罪過。湘哀之。持繒帛使人與之。慰勉移時。稍稍而去。一無所取。自此外戶不扃。人無敢犯。或問羣惡有何所見。而反拜之。曰。我見賈湘常侍左右。神兵極多。皆長數丈。呀口瞪目。似欲吞噬。不覺亡魂喪魄。唯恐不得命耳。時既脩宮闈。車駕將還。湘於老君前請進退之地。忽見香爐邊有粟苗甚茂。上有兩穗。如風所動。粟穗西指。乃移家歸京。至永興里。尋其舊第。已隳拆矣。有小舍。一二十間。擁為廝止。三月。駕歸京師。方薙草構宇於基址之上。掘土得銀六千兩。家產益贍。五載亂離。家口皆全。乃其嚴奉太上。垂祐使之然也。



唐吳興沈瑩夙奉至道常供養老君於越州剡縣市中之居第時草寇乘甫起自農畝聚集凶徒奔突縣邑素無武備官吏奔駭甫因據有縣城詔徵陳許鄭滑淮泗等軍以討之八道天軍圍城以攻之海內久無兵戈居人不識征戰師至之日皆潛竄村落瑩倉惶鎖其外門而逸士馬既至瑩誤鎖小童一人在舍中却回將開門則營幕施列不敢窺犯而去其後或勝或敗兵勢不常市肆半被焚燬或逆徒所據或官軍所收十餘月日方至珍滅罷兵之後瑩所居六七間高鏑如常籬垣完備及誤鎖小童安然問其故云門閉之後有一童子青衣年可十三四云老君令與其遊戲良久引去一大宅內得飲食果實食啗了却與童子為伴遊戲如半日頃即聞老君令其添香纔炷香了即聞開門之聲墜入門時香烟未歇問其鬪戰烽火隣里焚燒驚怕之事一無所聞是則十月戰爭比隣燒燬如同頃刻殊不知覺列肆併焚其家獨存非大聖神通之力孰能及於此乎瑩亦自此棲心玄門探真慕道將有長往之志遂領此童離鄉邑然方問道而去人莫知其所以

勸善書卷五

漢北海人千室後改名吉世好道術供奉老君忽得痼疾經十餘年百藥不能愈乃晨夕焚香哀告上天願賜救度老君感其精誠乃命仙人帛和為賣藥翁於市中吉往問之帛謂曰卿審欲得疾愈者明日鷄鳴時乘大橋北木蘭樹下當教卿愈疾之方明日鷄鳴吉往到其處而帛已先在怒曰不欲愈耶去明日夜半時來於是吉初夜便往候之久而帛至乃出書二卷赤界青首朱日號太平青領書以授吉曰此太上老君太平經也卿得此書非但愈疾而已當得長生化行天下吉拜受訖踊躍悲感其疾頓愈老君復降親授其旨遂編前經成一百七十卷

宋政和二年壬辰建康府有鄉民梁光映久患疾病其家畏其傳染而棄之既愈乃設心歸敬三寶於茅山玉晨觀捨身逐日擔水以給道眾夜則睡於三門外龍虎君之下竭誠不怠如是者數載一日汲水之際忽一人皓首素容乘白馬而朱鬃彌覆其身上放光明照映山川前有二人持節叱梁曰太上老君來梁再拜叩頭老君曰吾有天童護命經流傳於世久矣汝聞之乎曰不識老君曰吾今授汝汝可記之誦以呪水沐浴則汝疾



當愈亦可濟人也於是所患頓愈而天童護命經乃能傳誦焉。

唐成都楊開堯父母崇道常奉事老君精勤不怠開堯在軍伍中於金堂把截為敵人擒虜往南山寨中不被傷殺晝夜常念老君之號願再見父母忽夢老君賜雲一朵令童子引之送於平地童子曰可以歸矣及覺已出山寨因得還家到家之日父母為其作百日齋矣。

昔李琛者中條人也累世奉道常供養老君有所祈祝未嘗不應太和三年七月十五日過室外忽有清風異香有頃五色光照庭松柏皆如綵綉俄紫雲鬱勃自東南來見老君著五色衣乘白馬朱鬚侍者七八人皆乘龍二青童侍馬前赤雲成蓋人馬去地丈餘向西北而去謂琛曰即當召汝舉家驚喜自後琛家無復災患子孫日盛一日琛忽謂妻曰太上召我入蓬萊山言訖凌虛而去。

宋閬州進士陳喻言少年三解不第偶會益州青城山鐵柱觀道士焦知微言陳君空懷文學皆是業緣不曾於陰曹注授豈不聞今世例多崇信真武若依此脩奉必獲福貴喻言曰今若發心供養莫已遲否焦知微云。

勸善書卷五

十五

若心志虔恪不論年深日近從此每遇月與日重時但如法供養喻言急以淨帛畫真武聖像一軸於本家供養戒心持受時遇五月五日天毒節正所謂月與日重時也喻言乃齋沐虔恪夜至戌時置香燭案於門首露天朝北禮一百拜燒獻紙幣次朝喻言與妻劉氏言夜來我得一夢甚異夢見身著紫袍金帶手握天下人姓名簿籍恐今次科場必不失矣喻言因而促裝西上一去十年不知消息妻劉氏經官陳狀訟牒到京尋討尚未行遣忽有走吏賫到皮筒一角上稱家書附達閬州盤神巷僕養真武陳判官宅走吏纔出衙門便不復見試差人將皮筒往盤神巷尋陳判官宅巷中祇有陳喻言秀才自入京應舉十年不歸焉得有陳判官名目是時知閬州錢延年詳劉氏狀稱夫主陳喻言秀才上京取解不歸遂喚到劉氏取問因由召集眾官并劉氏親屬男女等焚香將皮筒開拆披讀委是陳喻言墨跡述自離家入京所耻不第如鬼魅所惑深入西京柏梁山天壽洞遇青衣童子二人賫到玉皇金錄引喻言去見北極帝君差充真武佑聖院副注生死善惡壽命長短判官賜紫衣金帶交割天下世人姓



名案卷蒙真武授記云汝尚有九胎功行未滿又差為北元七君下權掌  
校量諸天宮分神仙差遣一次却歸佑聖院喻言因此忘歸音信莫通今  
因隨後慈主遊奕下降見閩州有怨氣衝天真武詳驗却是喻言妻兒街  
怨乃為不知存亡之故喻言當乃哀訴蒙真武垂慈詳令親錄心意家書  
一角差直日遊神化作凡人賈赴閩州通官投放責令妻守志仍舊業差  
存濟兒女切須崇敬本家真武香火不可欺心昧聖吾雖有報國之志緣  
累舉不第今係天曹主執常懷保護國朝安民利物亦當陰有所助恐汝  
等思念故遣此親墨為報本州奏朝廷續有回降下閩州看詳陳喻言雖  
人間顯祿無分却於天界官職有緣而懷報國安民之志况聞已受真武  
部屬又緣真武朕素崇敬天下蒙福宜賜法醮一會七晝夜就王津園設  
報謝真武仍下閩州支錢三百貫給付陳判官妻兒充作功德報恩使用  
并就近使官觀置佑聖判官陳府君祠堂

宗汀州武平縣令杜珪因失明歸家就醫凡六年珪妻建州吳育侍中長  
女其妻自二十七歲因值產難求道上周明晏符錄救護平安從此發心

勸善書卷五

十六

供養真武及持齋戒看闕道經見夫雙目全失遂每夜人靜時置備名香  
淨水露天朝啓北方禮七七拜願真武垂慈救珪眼患可得開明將及二  
年時三月三日之夜忽夢見一黃衣道士謂吳曰心堅不如身淨意重不  
如緣合七日內有人來醫杜珪眼候平復如故却來雲蒼相見與我師還  
却眼債言訖不見後滿七日吳於門前見一人扇寫雲蒼道人攻治眼疾  
吳即召之令看夫眼用二針針眼兩角并留二藥日進三服水調服盡見  
功道人一錢不受出門不知所之遂依此服盡其藥一夜杜珪夢見雙目  
被一小龜竄上面來用舌舐其眼珪用手拂之驚覺雙目俱明乃思醫藥  
并小龜顯是真武降靈垂救眼患後聞妻父吳育判太原府因携妻至彼  
一日出西城因至天柱觀其山名雲蒼步入其山見一斂裝塑神像被人  
刮除眼目問知真武聖像吳遂驚悟向者雲蒼相見與我師還眼債之說  
逐一與父言之育乃自備錢裝脩將杜珪前因患眼罷官後遇真武應化  
醫救情由保明申奏授杜珪揚州觀察判官

宗饒州樂平縣有江州團練判官朱牧男女並無牧父元臨終之時囑云



汝今後莫忘真武聖堂香火。允遇每月下降。至誠供養。如遇三月初三。五月初五。七月初七。九月初九。此四日。每備供養三分。精虔祭獻。收自先父。屬後不曾有違。一次適遇七月七日。聖降之辰。是夕燒獻畢。其妻夢見一人之棗。尋即有孕。生下一男。風骨俊秀。五歲記誦。聰敏七歲。天才通悟。名應四方。人稱神童。乃應母氏之夢。名曰天錫。朝廷察知。授牧大理評事。借緋。携子天錫上殿。說書史。稱旨。賜天錫特授假承務郎。及賜買書錢一百貫。更歸脩讀。又有褒諭之文。

宋信州弋陽縣開絲綿鋪陸中道妻張氏年四十四歲不產。中道告曰。竊知時人多供養北方真武。允百祈求無不感應。遂賻得川畫真武。歸家供養。張氏曉夕虔禱。雖祁寒極暑。未嘗暫忘。如是六年。忽一夜中道與妻同得一夢。夢與丫鬟仙童爭拋綵球。擲上空。夫妻仰視。不覺飛一紅纓入於張氏口中。咽下。遂有娠。經十三箇月生一女。至十三歲。非常端正。但未能言。人皆謂之啞女。時司天臺奏。近有明星見東南吳地分野。正當弋陽

縣地里。招陰貴神仙托凡異相本縣契勘。祇有陸中道家十三歲啞女。必是異人。尋喚到陸中道。供其緣由。保奏朝廷。時啞女聞此。忽自言語。索取香湯沐浴。換衣坐於淨床。告父母云。兒本是天花宮雙女。宿下善財掌籍。天童天女第一名。謂之綠霞孺女。每七周年一次輪降。充北極佑聖院副判司。隨所差巡遊諸處。昨為父母虔告天曹。求嗣。感動真武。將因緣簿檢閱。母氏宿本不注胎息。唯因在世夫婦脩奉香火。虔誠之功。先為保奏三天。然後點光化為紅纓入母之腹。為女一紀。餘年解免。母氏勤求之意。允降胎時。曾受真武囑付。處世不得出聲。雖在父母左右。未嘗言語。今既限滿。又見國家文字徵求。事泄天機。兒慮不便告別而逝。中道與妻遂命工用漆灰封布。如塑像於真武側。逐日香火。脩持功德。設齋答謝。真武恩慈。續後朝廷賜到衣帛。官支糧米。以表異降生神聖之瑞。

宋武安軍觀察使殿前太尉王植妻壽昌郡君焦氏。一生不產。為性樂善。慕道。專勤香火。忽一日。因往後園視花果。內有石榴樹一枝。朽死。自然有烟人生於其上。焦氏驚忙救之。其火乃滅。榻前忽見一神人。圓光赫赫。披



頭仗劍脚踏龜蛇。認是真武真君。焦氏便拜。今日幸遇上真。伏望慈悲。救度真君。問曰。汝有緣見吾。今心意有何所欲。焦氏曰。願得嗣息。真君曰。汝候三月三日。來宣化門外。祚真觀與汝一嗣。必得後貴。焦氏方再拜。忽已不見歸來。言與王植。至三月三日。往祚真觀。是日啓建真武生日齋會。士女駢集。忽有一鬚頭奴子。方六七歲。拉之焦氏。及王植覓錢物。焦氏細看。狀貌殊異。如貴家子。問其所由。乃云。父母俱歿。親屬皆無。年來多在四向宮觀宿食。佳氏遂携歸。養育自然。聰敏可愛。至八歲。王植因無子。乃作親子。奏恩。蒙上宣問。卿嘗云無子。今何有八歲親男。王植從實聞奏。前因乃是真武應感所賜之子。上驚嘆久之。又問所生年月。無由可知。唯將祚真觀初得之年。是三月初三日。已時也。當蒙勅送司天臺。定其貴賤。司天臺定到此命。五星七曜。主有武學邊功。至十六歲。值淵梁水從正北而發。占者以為玄武之祥。宜有貴人當之。於是賜名王淵。授右侍禁。校尉內殿崇班出身。仍許第三越國長公主為姻。後隨父朝見。臨殿試中武舉策義。加賜閭門祇候。尋納禮冊寶尚主。授賓州防禦使。駙馬都尉。乃奏請將所給

俸錢并賜賚之物於祚真觀。建真武寶閣。仍奏請勅額。

宋單州一婦人。姓楊。名素真。寡居。有在京散祿右職袁清。見其別無親屬。却有奩具之饒。遂引誘。使已。因舟過孟陽湖。夜宿葦岸。袁清飲素真酒。醉既而推墮深潭。急喚梢人。言縣君酒渴。叩船取水。失身墜溺。急可撿救。陽為哀慟。自謂素真必已溺死。所有奩具皆為己有。既到濮州。將奩具互易約千餘貫。未幾於市中見一婦人。念經求化。袁清以為素真魂魄。被素真扯住。叫報。兩巡。噤口無言。遂將解送州府。所司勘問。遂一招伏。因問素真如何得生。素真云。不幸早寡。父母親屬皆已喪亡。因娶居單州。日誦道經。供養真武。持奉之心。精勤不怠。曾於天慶觀。求施小字金書真武妙經一卷。以綵帛為囊。置於髻根頭帶內。常時頂戴。不暫離去。是夜被袁清推入深潭。但覺身泛虛空。如雲霧擁護。頭頂之上。若有鬼神光輪旋轉。聲音護持寶笈。至天明。神鬼散去。不覺此身已在湖邊草徑。衣服濕透。唯金書經囊如故。近處人家。憐憫素真。喚引至家。換衣安養。詢其所在。却是孟州界。於是遊行各處。日誦道經。以求日給。因經歷河陽濮州。不期遇見此人。



當其行惡之際若無髻內之經永作銜冤之鬼沉滯水底何有出期濮州看詳表清犯法情重具奏朝廷准中書批狀其袁清不當以官引誘謀害依法施行素直請得餘剩物件充買祠部改名仲嚴投禮慈慶宮女道士湯晉通出家披戴從此發心出街緣化建造三清七元二殿及初真武寶閣瓊網玉會轉輪法歲依所戴髻根金書真武妙經本子印施五千卷後蒙宰相向公具奏特賜楊仲嚴紫服并賜號慈慶大師改額為護聖宮

宗壽州安豐縣王文慶一女小字招弟從十三歲便絕葷物唯食蔬素心好奉道一日有遊方化緣女道士來叩門勸招弟供養北極真武靈應真君招弟告云某心常好善當得如教願得真武經一卷女道士即授與一卷令誦已熟每日行坐間歲於胸懷遙空存想真像焚香朗誦不輟年至二十容貌端好性復聰慧富貴之家多來求姻並無允意口中唯念誦而已一日伯叔兄弟相聚嗟嘆而言去年大旱諸鄉缺食今年田苗又将枯槁天若不降甘雨民何以生雖聞本鄉直字岩有龍潭官府已曾祈禱取水畧無應驗時招弟在側一聞此言即剪髮誓言取七月十五日捨身焚

勸善書卷五

十九

化為天下旱災之處祈求甘雨普賜豐稔以利生民骨肉勸止不從遂於家前起立柴塔是日四方觀者圍繞讚嘆招弟神色不動乃辭父母親屬人眾留一偈云來時尋度去即舊路三春花艷開謝無因說偈畢笑容入柴塔中尋有火自然燒起中心有清光一道直衝天上良久火透驟雨隨至雨雖傾注其火有如油蠟澆灌火焰轉盛化畢又降大雨兩日一夜允河渠苗稼盡皆霑足至晴王氏親屬來收骨灰鐵塵不存獨有欄子一條雙帶結定又生前受持真武經一卷儼然如故無少損壞方知其屍火解而去州縣因其雨澤之利民及有經卷衣服之靈異欲具奏其事省符亦行照會天下缺雨之處已於七月十五日至十六日甘澤周足及勘本州境界清光一道直衝天上是何祥瑞州司具奏准中書看詳宜下壽州以官錢就天慶觀建立小閣貯王招弟火中不化真武經一卷用緣匣置藏永充供養立碑以表其異仍贈王招弟為濟澤聖姑置祠以奉香火

宋咸平二年司天臺奏定九月初三日火星合躔虛宿正照齊國鄆州分野主火災行下本州預宜禳謝緣鄆州係京東西路也兵津要後四月間



告示宮觀脩建禳火道場設醮祈禱時市南李惟信充斗子牙人每夜三更潛於橋道要會之處燒香設拜一夜偶值都監任從遠出巡捉犯夜收解鄆州據稱在外為不肖犯夜惟信言自正月初七日夜因知一事遂燒夜香乃問何事惟信言昨散心將一年牙錢醮獻天曹答謝衣食來處作散席齋會忽有雲遊道士衣冠不整風韻飄逸手挈圖畫一軸入來求齋是絹畫真武像惟信欲求供養其道士便恥取價錢兩貫乃就齋會將半未訖忽一聲風鳴不見其人但於坐卓上收得活龜一枚如挑挾大惟信知是聖真顯化今得降授香火兼有小龜靈異因寶惜供養今年正月初七日至夜方備下降紙禮燒獻真武忽見數年前所遇賣畫軸遺下小龜道士入門惟信便拜欲問姓氏不說祇稱貧道又言能改曆數算得上界火星至九月初三日正照齊地鄆州主火災燒至萬家如得一家姓萬不拘屋宇大小什物財寶求得移動分文先與抄錄見數至九月初三日天明用一火命男子頭巾髻身著緋袍手携火把從正南方繞其屋三匝以火燒之至後更無火災候畢即眾備上件屋宇什物逐一酬還姓萬之

人方可消穰言訖出門化白光不見惟信雖得聖降報說不敢申訴惟夜後從市中要處禮祝火星願免其災今有隨身香火爐照證州府據惟信供狀看詳與近降朝旨一同遂差公吏緝問姓萬人家將家產什物抄剗見數責下眾房候火過陪填俗文狀在案放李惟信歸家焚香保護既時日至菜一箸緋衣童子將市西府橋萬明一家焚燒被南風吹駕蹶起勢猛火分二邊人心驚駭不覺青天驟雨一降火勢因息不經一時燒過萬家李惟信家不見小龜是時趁風雨化去鄆州承此靈驗已行遣客又准中書劄子為司天臺照見九月初三日火德已臨鄆州主於寅時燒除萬家取問曾不侵動官物庫仗等時兵部侍郎參知政事吳敏若判鄆州開折保奏續降指揮看詳李惟信遇真武救災以顯宿德宜賜法酒百瓶絹百匹米十石麵十石錢百貫仰於本州公使庫支請厚卹其家

宋東上閣門使眉州防禦使新差京兆府兵馬鈐轄謝柔立自天禧年中差西域路傾勾當於黃河岸際遇真武真君飛渡黃河謂柔立言西蕃奉使李希孟入國切宜緝捉能畫者即是奸人柔立禀命果至東京捉獲傳



畫慈孝寺皇后御容。一行番使敗露，尋送大理寺。已罪訖，柔立蒙朝廷推賞轉職。遂日於家堂香火報謝。每夜三更，備香露天朝北禮拜。將及一年，忽蒙朝廷詔充文趾回禮副使。同國使吏部侍郎燕宿渡海。未及中路，至白林山。於午時間遇寇船四十餘隻，呼喊拖執槍弩，意欲劫奪財貨。為防送不備器械。是時謝柔立投水際，奠酒拋紙，望空泣告。真武降靈，海寇頭領稱是陳廣秀才。方擊鎗欲害柔立。忽發一箭中陳廣前心，落海。鈎搭上船，斫其首級懸竿令眾。却見羣寇五百餘人，競船相附，發怒欲來酬殺。其寇船方努力搖上，被抵頭風吹退。如此相拒三晝夜。忽望見文趾國不遠，已臨水仙城界。有人來接引。眾寇退散。燕宿與柔立等賴蒙真武救護，回國。以上件感應，應面奏。特奉勅命，就玉津園賜設黃籙大醮道場。七晝夜。散日。差近侍遍詣名山洞天，再建道場，投放龍簡，虔謝恩德。

宋登州辛山白雲資慶禪院有維那僧曉初，不惟奉佛，留心道教。常於寮舍靜處，僦養真武專誠勤恪。其院臨近海島，有卻武軍周應等百餘人，於海道強劫殺人放火。所屬州縣堆聚賞錢，召入收捕。日久徒黨轉多，難以

除剋。一日周應等欲入本院劫奪。其夜曉初夢見院門土地來報，將有驚劫。被真武指揮，令放黑風吹逆舟船。來之未及，可速報官不得遲也。曉初趁夜發人告報巡檢。即時兵甲到院四散埋伏。果於一日周應等數百人執槍杖入院，抵云借此一宿主事出迎周應等。共到法堂點茶。院門已將關閉。曉初哀告許下錢物。至曉臨行，當得獻納。周應曰：何須到曉。急急搬出。應驀然驚懼云：何故眼前亂花頭如火燒。四肢不舉。續後西辛山巡檢袁臯。行人馬擁出擒捉。並不走透一人。解押入登州禁。奏已各行遣外。所有賞錢七分合給僧曉初，三分支與巡檢兵級。據曉初狀稱所獲海寇非院門功勞。因真武降靈，使令眾寇手足不遂。各就擒縛。願朝廷報答真武。州司備奏。尋降旨其辛山白雲資慶，雖是釋教禪院，特賜直武殿一所。并賜御書太上真武經一卷。永充奉安香火。仍賜曉初紫衣，并真應大師號。充焚脩本殿掌管御經。仍給七分賞錢，添造寶殿。

宋朝奉郎尚書刑部郎中知嘉州揚扈劄子伏見峨嵋縣令孫隱治縣公勤，有數術救濟災苦。第一老鄉村蟲蝗傷室，早禾蛾眉縣雖有飛蝗不傷。



禾穗。只因孫隱付下况水。分俵逐鄉人。用柳枝散灑。其蝗盡化為飛蛾。投水而變。至秋收不失分毫。榆校峨眉山。逾年有虎狼傷人。孫隱發黃紙符牒一封。給付峨眉山諸管繫神司。自後絕蹤。第二考。本路轉運使陶汾。經歷偶風涎氣中。孫隱將東湯調藥灌之。乃安。第三考。知州楊扈有新婦竇氏。臨產驚危。孫隱付生硃符一道。燒灰水調服之。即獲平安。緣孫隱任滿本州。百姓涕泣舉留再任。特召孫隱審問術以成異功。孫隱乃云。先父大監孫宗道。曾隨太宗皇帝。駕取河東。夜在錦栢川。遇真武真君。傳授九件符籙。呪水科目。先父雖不行用。隱從受恩。一向供養真武。欲誓行符呪水救人。皆承真武扶助。豈孫隱之能。楊扈具劄奏。連使陶汾續有奏聞。朝廷看詳。未言餘事。祇將消蝗蟲。鎮伏虎豹。乃是靈法。議為褒顯。其孫隱係蔭賜恩。本無出身。令特轉授光祿寺丞。再就峨嵋縣一任。其嘉州有真武慈濟觀。是知州楊扈。連使陶汾。及市戶報恩。初立。

宗。廣南賓州衙宇有伏屍精怪。前後官員不肯住。非自身染患。則兒女死亡。雍熙中有禮賓副使楊從信。生慕道。書符篆錄。為人救治疾疫。侍奉

勸善書本五

二二

北極四聖香火。各有感應。纔到任三日。屬官來問。可就延福禪院寢。饒緣州衙多有不祥。切恐深夜驚動。從者從信。既感真靈護身。只於州衙卧處。備新果茶酒淨水等。取隨身真武供養。至夜戌時。用黃絹一丈二尺。辰砂書篆六丁神將追魂錄一道。奏告真武。禱祝畢。隨紙錢燒去。供養經七晝夜。州衙安然。皆無驚怖。至第十日。從信為無響報。再懇真武。願速報應。當夜二更。聞窓壁震動。如風雨聲。燈燭皆滅。或見電光閃爍。良久平定。五更二點。從信聽得有人敲房門。從信起身潛窺。見供養真武燈火如初。於案前有一艷粧婦人。叩窓叫言。念兒是周朝張忱侍郎之女。聘與賓州刺史姚文吉。此人寵信偏婢。范香春同謀。將兒用練帶勒殺。就本房掘地坑埋。不久姚文吉差去提領脩築潼關。為事不端。遂被羣馬踐向山坡。寸骨不收。今兒身沉墮於此。魂魄常守其屍。不得解脫。今因禮賓禱告真武。差六丁神將同城隍土地。搜捉兒去。押送風吼羅山。展轉沉為下鬼。兒告訴冤屈事理。蒙真武慈憫。特與授記。得超入天。切念兒屍尚在東房南邊壁下。約深六尺。若得出離。使得超生。今來懇告。為兒作主。從信候早令人斂掘。



果有全副骸骨取出用函木盛貯於延福禪院殯寄。州衙從此安靜。從信因勸諭世人親敬上真香火以求保護之福。且謂善惡無門。惟人所召。若平等無欺。天地垂鑒。况有妖魔敢為禍患。凡為人但心慕大道。敬奉天地。動止之間。神明衛護。何懼邪祟。惟供養真武。即獲正道。永鎮群魔。廣納嘉祥。門庭清淨。於是宿民悉皆承稟。無不虔恭。後從信歸京。差充皇城內。建檢兼充宮令官。偶陪御祭祀家神。因奏此。奉勅送有司勘會。賈州舊無宮觀。宜令轉運司相度。限五年建宮觀二所。選道士焚脩。官給錢糧供贍。特賜福聖并乾熙觀為額。

宋慶曆二年三月初五日中午。書門下據鄭州保奏。本州監酒內殿崇班鄒宿。在任公正。惟供養真武。侍奉精恪。既不曾以諂曲欺誑之事祈求。又不曾於諸事背義。貪殘恣殺物命。凡州民有水旱災疫。先於諸處神祠無應。若鄒宿齋沐於本家真武前祈禱。日獲靈驗。人皆謂鄒宿曾悟聖教。密契神靈。故鄭州陰受其賜。忽一日鄭州於日午間。天降風電。烟雲四起。於北門裏黑霧盤旋。降下無蓋銅棺一具。空中但聞音樂嘹亮。自知通以下至

於百姓。蓋皆易衣入棺。並不容在內。其後監酒鄒宿盛服而來。方入其棺。忽聞震響一聲。遂降其蓋。輕舉而上。仙韶鶴唳。瑞氣天香。藹而不散。棺舟舟向北而去。次據白蓮山延壽院僧智仁等狀申。昨晚山上五色祥雲籠罩。聞有樂聲。異香芬馥。天花如雨。墜而復收。霧垂甘露。約至更盡方息。今早集僧眾上看其山中。原有一峯號鵬巢。兩畔有石岩相離十五餘步。今却相合於正北。石岩接縫間留一小石門。方圓四尺。望見裏面有一銅棺。山之上。下。朽木並發枯條。一時變為茂林。雜花競開。鳥獸飛鳴。如罩護狀。未委事由。州司參詳已得。昨晚銅棺迎去鄒宿。因依集官吏道僧。前去看驗。委實保奏。續有回降下鄭州緣鄒宿近出神到內殿朝辭。云臣蒙天符。差充北極壽限曹副判官。正相符合。

元亥帝於至元壬辰年間。親降於建寧府建安縣桃源村住人陳道興家。自稱是武當山李道人。時陳道興雙目失明。道人乃教以百字聖號。念志心禮誦三日。即得光明。道興恭敬禮謝。道人遂失去。道興依言禮誦。日果復明。



唐給事中穆將符仁裕之姪。幼好道。後師得吐納內脩之道。好酒。人莫測之。長安酒肆姚生亦好道。因與將符善。姚生忽暴卒。使人召之。夜至。姚已無喘息。將符方醉。家人哀告笑曰。可救也。解衣與姚同衾而卧。戒其家令作人參湯。以俟之。勿悲泣。待喚即應。中夜方命燭視之。姚已起坐。以人參湯注之。良久能言。曰。適為青衣使者。三四人載去。西行道途蒙昧。如微月。遂巡有赤色光如白日。青衣使者促轡尤急。即聞傳呼云。太一勅使。天兵追回。顧見騎乘旌旗森列。向者青衣奔走。別有緋衣一人引歸。自是姚平復。將符遂去。不知所適。後羅浮軒轅仙人云。穆處士位列九清矣。

國朝俞永松江華亭縣人。洪武二十九年任江西吉安府經歷。奏本府官吏賣放強盜。對理得實。罪以終身工役蒙

恩。改除湖廣辰州府經歷。行至吉水。賂得患傷寒病証。汗下數次。精神耗散。意其難生。永平日曾看歸空訣。與佛經。遂勉強調息。收斂精神。存想落日懸鼓。阿彌陀佛之像。五月初九日。大汗出。後氣絕之時。如山壓下之狀。亦不覺疼痛。家人見心頭微溫。又無變色。以此不曾棺斂。永一靈靜定。但

物音卷五

二十四

覺杳杳冥冥。虛空中行。欲尋火光。霞光跳入。寂無所見。忽思壯年拋棄父母。意欲得回。一念纔動。身已墮地。即有二鬼使如力士狀。根住鬼使云。你初靜時無尋你處。今番却在這裏。同行數十里。見一井。鬼使云。是豐都後門。下至井中。却是平地。市井買賣諸色俱有。如陽間日未出時天色一般。多有請喫茶酒麵食。堅意不喫。鬼使亦言休教他喫。遂行數里。又入一門。抄欄門樣。上寫干將門三字。行數步。鬼使云。莫行。望見數十步外有柱甚多。柱與繫馬柱相似。柱上綁人。飛刀刺之。鬼使與永都念佛。良久霹靂一聲。人柱俱不見。少間旋風自東南起。盤旋沙霧昏黑。過後其人復綁柱上。刀刺如初。若此者九次。然後收拾回。東北獄中黑氣籠罩而去。監押罪人者如殿前將軍。身披金甲。頭戴金盔。雙鳳翅。鬼使又勸念佛。待去遠。纔方行動。永問鬼使適來何為。答云。此是刀劍地獄。風是業風。又行一二里。遇大河。下船不撐不搖。自然浪推過河。永問鬼使登岸。見原秦典史劉鼎和。扯住同至一衙門。有一主者衣冠如今之朝官。命次十下。永叫冤枉。止

決三下。問何冤枉。永言此吏原是道士。高合媼婦。棄道還俗。求充吉安府



刑房典史意圖害人推官陳本與他鈔貫僉書發落強盜文卷出罪止令補役充軍律該故出死罪。

大誥買重作輕皆得終身工役。主者准訴引至大殿。是綠琉璃瓦蓋亦不見殿上是何衣冠。但聞教查行止。送至另一衙門。見取黃紅黑青四簿。引至大殿。陛前用一秤架如天平狀。先將黃黑二簿對稱。黃簿在東較重。黑簿在西較輕。殿上人云。德重罪輕。取下黃黑二簿。却放紅青二簿於秤上。紅東青西。紅重青輕。殿上人云。功多過少。喝令叩頭。又送至一衙門。主者檢看黑簿內有殺牛殺狗之罪。令各變一次。以償業報。一次在莊家做牛。生一日。到晚月明。見水中牛影。隨即跳入。致被滄死。氣悶難當。又回至本衙門。令去鐵匠家變狗。狗胎甚冷。夜間生養在鐵爐邊。呼嗥不已。鐵匠起身。燒火攪下鐵槌。打破頭死。其痛尤甚。遂死復回。又於簿中檢出無辜打人。致成膿血。令口舐唾。噁嘔難忍。又檢簿再看。有鬼吏云。餘罪多是殺念。未行罪。因諭之曰。陽間人惡念一起。未曾行出。又能改過。日久簿上罪自消滅。若行出事了。其簿上罪日顯。輕則陽報。重則陰譴。作善念者。肯行出去。自然獲福。汝今罪少。已自報償。既有功德。又能敬奉佛法。合得還魂。且聽候上帝命。令汝回去。既而天樂響自西北來。見幢幡二首。俱用黃紗籠罩。一首上寫上帝好生。一首上寫遷善改過。彼時托生者十三人。還魂者永一人。皆俯伏叩頭。訖有引導者一人。如序班一般。永問初來打我的是誰。答是狄梁公。又告引者云。我來時千艱萬難。如今獨自箇怎麼回去。其引者手指云。望見哭泣的是你妻子。就被引者一推。如跌狀。就覺在床。遂叫家中云。我回來了。此五月十六日。已死七日矣。其時有吉水人解縉父解開先相望。因說前事。解開先云。隣近臨江府玉笥山後井。離此六十里。正是鬱都後門。後永被打三下。處青腫。醫治不痊。遂令醫者用巴豆擦爛。用刀割去青肉三塊。方纔痊可。今任禮部主事。

嘉言

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至誠感神。○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升中于天。而鳳凰降。龜龍假饗。帝于郊。而風雨節。寒暑時。○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疏。疏則怠。怠則忘。○賢者之祭也。必受



其福○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吾不與祭如不祭。○宗廟致敬鬼神著矣。○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敬恭明祀。增致福祥。○祭先主於孝。祭神主於敬。○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郊則天神格。廟則人鬼享。皆由己以致之也。

○若人有福曾供養佛。○供養如來法僧獲無量功德。○供養佛故無量世中不墮三途。天上人中常受快樂。○或有人禮拜或復但合掌。乃至舉一手。或復小低頭。以此供養像。漸見無量佛。自成無上道。○六道四生受苦無量。作水陸大齋以拔濟之。○世有水陸大齋。可以利益幽品。○法會設佳供。齋日感神靈。普召無別請。客主發休禱。凡聖俱晨往。災難普安寧。良由慈善力。翻惡就福城。○若善男女未終之時。逆脩生七。然燈懸幡。轉經其福無量。

○投心北極。即有冥感。○自認北極本命所屬星君。隨心禱祝。善無不應。災罪消除。○敬奉尊像。隨心獲福。○令諸道流設大齋醮。當得國土清平。五穀豐熟。黎庶安泰。○嚴置道場。轉經齋醮。依儀行道。其福無邊。○種種

勸善書卷五

二六

香花時新五果。像世威儀。清淨堂宇。隨力建功。請行法事。功德深重。不可具陳。

### 感應

唐壽州刺史張士平。中年以來。夫婦俱患瞽疾。求方術不能致。遂退居別墅。柱門自責。唯禱醮星辰。以祈所祐。歲久家業漸虛。精誠不退。元和七年壬辰八月十七日。有書生詣門請謁。家人曰。主公夫婦抱疾。不接賓客。久矣。書生曰。吾雖書生。亦攻醫術。聞使君有疾。故來此耳。家人入白士平。士平欣然曰。久病不接賓客。脫有方藥。願垂相救。書生曰。但一見使君。自有良藥。士平聞之。扶疾相見。謂士平曰。此疾不假藥餌。明日請丁夫十人。鍬鍤之。屬為開井一眼。當自然立愈。如其言而備焉。書生即選勝地。自晨穿井。至夕見水。士平眼疾頓輕。及得新水洗眼。即時明淨。幸復如初。數年之疾。一旦豁然。夫婦感而謝之。厚遺金帛。書生曰。吾非世間人。太白星官也。以子抱疾數年。不忘於道。精心禱醮。上感星辰。五帝星君。使我降授此術。以祛重疾。答子脩奉之心。金帛之遺。非吾所要也。因留此法。令轉教世人。



以救疾苦用增陰德其要曰子午之年五月戊酉十一月卯辰為吉丑未之年六月戊亥十一月辰巳寅申之年七月亥子正月巳午卯酉之年八月子丑二月午未辰戌之年九月申未三月寅丑巳亥之年十月申酉四月寅卯取其方位年月日時即為福地凌井及泉必有良効矣士平再拜受之言訖昇天而去。

宗劉光祖號後溪好尚道教嘗延朱道人在家父死設醮請遠方有道之士充醮官意甚精專高功衣冠整肅將升壇拜章忽朱道人來曰我擾君家甚多無以相報今日拜章我當為君謁玉帝也高功及眾道士與醮主家老小皆不欲後溪曰朱道人欲拜亦由他拜我自令高功拜之於是二人俱拜頃之高功起惟朱道人不起良久眾以手摸之只見冠簪衣服大驚次夜朱道人忽來與後溪曰我即朱先庭已奏玉帝使汝家富貴不絕條然而去其家遂留冠簪以為至寶後溪及第位至尚書子孫不絕。

元有淮人林月溪者誠感上帝曾為馬裕齋客至元丁丑以無疾死為一卒攝至冥司到一官舍榜曰泰山府君之殿卒領林入謁坐殿上者裕齋

馬公也公引林入內堂道舊事極其款密林曰某被追至此有何罪責馬曰吾為泰山府君為門下二寵枉死事不得明白故請過此以決曲直君之壽限儘多但毋啗此間飲食少頃即可回去古心江先生見充闔羅大王因引林訪之林賀曰先生生為宰相歿為閻王可謂感事古心感額謂曰歿為鬼官是豈予心所欲哉林曰某回去不知作何功德可以資助二先生出離鬼官幸明以教我庶有以報先生之恩二公相顧謂林曰既辱厚意請往龍興路託西山道院徐道人述以前事徐道人乃一放蕩不羈相辭而出林甦徑到龍興尋訪徐道人述以前事徐道人乃一放蕩不羈之人索一百二十貫錢為建道場乃留三十貫於紙鋪委令造紙錢餘者悉以為酒食之資林俟候月餘方且齋戒就道堂打坐一日至晚將紙錢燒化賀林云善功圓滿當時林甚不滿意道人所為越三日夢二公來謝云已得徐道人齋醮之功行得替罷自此出離幽關矣。

宋太學生潘祖浩居豫章水墨畫上真像隨行供養每禱必應一日畫像作哭聲仍明告祖浩曰汝其死矣未幾果卒纔三十八歲死之日又托夢



其子曰汝父已死。我當護柩歸。速其子翼夫亟往扶柩。離齋舍曰赤蛇蟠其柩上。潘平日事之甚謹。固真聖之報也。戊寅年寇作。其家燬於兵。火像儼然獨存。其孫霖寶之。續付青坑李生表背。遂為所失。

梁陰子春於祀神最虔。時青州刺史王神念毀臨海神廟宇。棟上有一蛇。役夫不擒。投於海水。是夜子春夢見一人詣其府云。有人見苦破壞所居。今既無託。欲託於子。子春心密記。經日方知神念毀廟。因辦牲醪立宇祀之。數日夢一緋衣人謝曰。德君厚惠。當以一州相報。經月餘。魏軍欲襲胸山。子春具知。設伏摧破。武帝以為南青州刺史。

宋韋太后好佛老。初高宗出使。有小妾言見四金甲人執刀。劔以衛。太后曰。我祠四聖。謹甚。必其陰助。既北還。帝設祭。及歸立祠西湖上。

守台州臨海縣上亭保有小刹曰真如院。東廡置輪藏。其神一軀。素著靈驗。海商去來。禱祈供施。無虛日。紹興中。童行金法靜。主香火之事。甚敬。為寺衆頭。因令刹工繳臯。為僧智全。從傍過。誤觸其首。刀中斷。牢不可取。出血至數升。悶仆不醒。恍惚間見藏神至。舉手拔之。便覺痛少止。刀墜于側。

勸善書卷五

二十一

旬日瘡愈。自是遠近檀信益衆。同時有李生者。事其土地神甚虔。常繳耳被觸。刀刃在中。因卧之際。夢土地神為出之。凡事神能盡誠。敬鮮有不著靈驗者。

宋湘潭有周基者。妻病已兩年。求醫問神。茫無寸效。惟燒夜香祈禱而已。一日有兩婦人衣青。登門貨藥。却云專醫婦人。周亟延之。請診脉治病。婦人曰。不須診。但火一照可也。見訖。荷不服。南嶽魏夫人濟陰丹。周曰。容脩合。婦人曰。自送一九。周曰。一九豈能療兩年之病。婦人曰。試服開藥包。以一九投之。令溫酒嚥下。藥纔到口。香味異常。其病隨即如脫。病者即求攬衣出謝。而兩婦人忽亦不見矣。

唐中牟縣三異鄉。木工蔡榮者。自幼信神祇。每食必分置于器。潛祝土地。至長未嘗暫忘也。元和二年春。榮營作未歸。方暮。有一叟來。謂其母曰。蔡榮衣服器用。速藏之。勿使人見。榮歸。令速為婦人服飾。有來問者。必給之。出矣。勿令所在也。言訖走出。其母聽其言。才畢。有停軍乘馬。後十餘人。執弓矢。直入堂中。呼蔡榮。其母驚惶曰。不在。曰。何在。對曰。榮醉歸。息於



其業老婦怒而笞之榮潛去不知何在。月餘日矣。將軍遣吏搜搜者出曰。房中無丈夫。無器物。將軍曰。吾主者後殿傾圮。立俟營構。不得蔡榮。何以反命。忽空中有人叱之曰。吾乃土地。尔淫祠執役之人。安得擅役良工。吾當執尔以白于帝。將軍及從人。辟易奔走。倏尔滅跡。

宋蘇洵嘗於天聖中。至玉局觀。無碍子肆中。見一畫像。筆法清奇。云乃張仙也。無子者禱之。輒應。洵尚無子。因解玉環易之。每旦露香以告。乃得軾。又得轍。性嗜書。皆成大儒。洵乃自贊其像。

晉瑯琊王珉。其妻無子。嘗祈觀世音云。乞兒。珉後路行逢一胡僧。意甚悅之。僧曰。我死當為君作子。少時。胡僧果亡。而珉妻有子。及生能語。即解西域十六國梵音。大聰明。有器度。即晉尚書王洪明身也。故小名阿練。叙前生時事有驗。

宋潘中散。適為處州府。日作醮。其茶百二十盞。皆乳華。內一盞如墨。語之。則酌酒人誤酌茶盞中。潘焚香再拜謝過。即成乳華。僚吏皆敬嘆。

宋元淨法師。號辯才。住上竺。居南山龍井。焚指供佛。左三右二。專脩淨土。

勸善書卷五

二九

觀臨終告其友道潛曰。吾西方業成。後七日去矣。至期。右脅吉祥而逝。宋妙雲。四明楊氏。號慈室。自南湖退處溪口。吳氏庵。一旦沐浴。跌坐。謂侍人曰。吾有瓣香。藏之三十年矣。擬臨終焚之。用報佛恩。今正其時。及香烟正盛。起白佛陳意。就坐而化。

昔佛成道時。林外有一牧牛女人。名難陀。波羅。時淨居天來下勸言。太子今者在於林間。汝可供養。女人聞已。心大歡喜。于時地中自然而生千葉蓮花。花上有乳。女人見此。生竒特心。即取乳糜。至太子所。頭面禮足。而以奉上。太子即便受。彼女施。而呪願之。今所施食。欲令食者。得充氣力。當使施家安樂無病。終保年壽。智慧具足。太子復言。為我成就一切衆生。故受此食。即受食之。身體光悅。增受菩提。

昔長者名須達。善施。甚富。後貧最劇。於糞壤中得一材木。其實梅檀。出市

賣之。得米四斗。語婦曰。且炊一斗。吾當索菜。時佛念曰。當度須達。令福更

生。炊米方熟。舍利弗佛弟往。婦見歡喜。一斗米飯。悉投鉢中。更炊一斗。目

連佛弟復往。亦歡喜與之。復炊一斗。迦葉佛弟復往。亦復與之。適有一斗。



尋復炊熟。盡施如來。佛口呪願。罪滅福生。從今日始。須達尋歸。婦恐其志。便問曰。如今佛來。及舍利弗。目連。迦葉。盡來求食。當與否耶。答曰。當與。福田難遭。若來求者。是為值遇。婦言。尚四斗米。吾盡用施矣。夫大歡喜。止有飯汁。公姥共飲之。須臾。彷彿諸室珍寶。倉庫穀帛。自然滿實。如往時富也。須達踊躍。知佛憫念。更請佛及僧。供養盡空。佛為說法。皆得道果。

昔時首陀會天。下閻浮提。麟金至世尊。所請佛及僧。洗浴供養。世尊默然許可。即設飲食。并辦洗具。溫室煖水。調適蘇油浣草。皆悉備有。於是世尊及諸比丘。納其供。共洗浴已。并厚飲食。其食甘美。世所希有。舍竟澡漱。各還本處。是時阿難。佛弟子名白佛。此天往昔作何功德。形體殊妙。威相奇特。光明顯赫。如大寶山。佛告阿難。乃往過去。毗婆尸佛時。此天彼世為貧家子。恒行傭作。以供身口。聞佛說洗僧之德。情中欣然。便勤作務。得少錢穀。用設洗具。并及飲食。請佛衆僧。而以盡奉。由此福行。壽終之後。生首陀會天。有此光相。七佛已來。乃至千佛出世。亦皆如是。洗佛及僧。

勸善書卷五

二十

却行作禮。佛言。種一生十。種十生百。種百生千。種千生萬。種萬生億。得見諦道。其夫不信。默於後聽。佛呪願。夫曰。瞿曇沙門。瞿曇姓言何過甚。施一鉢飯。乃得爾福。復見諦道。佛言。卿從何來。答曰。從城中來。佛言。汝見尼拘陀華言無節樹高幾許耶。答曰。高四五里。歲下數萬斛實。又問其核大小。答云。如芥子。佛言。汝語過甚。何有種一芥子。乃高四五里。歲下數十萬子。答曰。世人共見。其實如是。佛言。地是無知。其報力尚尙。何況人是有情。歡喜持一鉢飯上佛。其福甚大。不可稱量。夫婦二人。心開意解。應時即得須陀。滄言華

頂道。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彼城中有一長者。名曰含香。財寶無量。不可稱計。稟性賢柔。敬信三寶。每自思惟。我今此身。及諸財寶。虛偽非真。如水中月。如熱時酸。不可久保。作是念已。往詣佛前。作禮佛足。却住一面。而白佛言。我欲設供。請佛及僧。唯垂聽許。佛即然可。還歸家中。設諸餽饈。遣使白佛。食具已辦。唯聖如時。爾時世尊。著衣持鉢。將諸比丘。往詣其家。受其供已。心懷歡喜。取一小床。在佛前坐。渴仰聞法。佛即為其種種說法。



心開意解因發誓願以此供養善根功德使我來世得成正覺廣度衆生如佛無異。發是願已佛便微笑。佯其面門出五色光。遊佛三匝。還從頂入。爾時阿難而白佛言。如來尊重。不妄有笑。唯願世尊。救演解說。佛告阿難。汝今見此含香長者。請設銷饌。供養佛僧。不阿難白言。唯然已見。此大長者。以是供養善根功德。於未來世。九十劫中。不墮地獄。畜生。餓鬼。天上人中。常受快樂。最後身得成辟支佛。號曰含香。廣度衆生。不可限量。是故笑耳。

昔毘婆尸佛。般涅槃後。法滅盡時。有一長者。名阿淚吒。家貧焦煎。復值歲歉。人飢食穀不繼。日往取薪賣糶。糶子共家婦兒。以自供活。見一辟支佛。乞食不得。請到其家。分糶子糜。躬自持施。辟支語言。汝亦飢渴。當共分噉。阿淚吒言。我昔俗人。食無時節。搏一日食。但願為受。即受食訖。感其至心。即發大願。時辟支佛還歸所止。時阿淚吒即還入澤。取薪。時見一兔。意欲捕取。以鎌遙擲。即時墮地。適欲前取。化為死人。上其背上。急抱其頭。盡力推却。不能令却。心懷恐怖。障障苦惱。意欲入城。共婦解却。復恐人見。令不聽入。留待日暮。以衣用覆。擔負往舍。既到舍內。自然墮地。變成一聚。閻浮檀金。光明晃昱。并照比舍。展轉談之。響徹於王。王自來看。見是死人。形漸欲臭。即問淚吒。汝見是何。答言。看實是金。即取少許。用奉於王。王見金色。驚言。未有。問其所由。何緣得此。由施辟支。王聞歎善。即更賜與。拜為大臣。佛言。彼阿淚吒者。即我身是。我於彼世。以少糶糜。施辟支佛。緣是。以來。九十一劫。生天人中。無所乏少。

昔佛住黎耆闍河邊。時世尊鉢比丘鉢。共在露處。時有獼猴。行見樹中。有無蜂。熟蜜。來取世尊鉢。諸比丘遮。佛言。莫遮。此無惡意。便持鉢。取蜜奉獻。世尊不受。須待水淨。獼猴不解佛意。謂呼有蟲。轉看見鉢。邊有流蜜。又到水邊。洗鉢。水湔鉢中。持還奉佛。佛即受取。佛受已。獼猴大歡喜。却行而舞。墮坑命終。即生三十三天。

昔有梵志。年百二十。少小不娶妻。無淫泆之情。處在深山。無人之處。以茅為廬。蓬蒿為席。水果為食。不積財寶。國王聘之。不往赴意。靜處無為。於山巖中。與禽獸相娛。絕於人路。山有四獸。一名狐。二名獼猴。三名獼。四名兔。



此之四獸。日於道人所聽經說戒。如是積久。食諸果蔬。皆悉訖盡。後道人  
意欲徙去。四獸大愁。憂情不樂。共相讖言。我曹各行求索。供養道人。獼猴  
去至他山。得甘果來。以上道人願止。莫去。野狐行化。作人求得一囊飯。麩  
來。以上道人給一月糧。願止。莫去。獼亦入水。取得大魚。以上道人給一月  
糧。願止。莫去。兔自思念。我當用何等供養道人。即念當持身供養。便取樵  
以然火作炭。往白道人言。今我為兔。請入火中作炙。以身奉。上道人可給  
一日糧。便自投火中。火為不然。道人見兔。感其仁義。哀憫傷之。則自止。雷  
佛言。爾時梵志者。今提和竭佛是。爾時兔者。今我身是。爾時獼猴者。今舍  
利弗是。爾時野狐者。今阿難是。爾時水獼者。今自連是也。

昔恒叉尸羅國。有一女人。至月光王捨千頭處。禮無憂王。所起靈廟。見有  
狗糞。見佛座前。尋作是思。此處清淨。如何狗糞。汙穢其中。以手捧除。香泥  
塗飾。善業力故。今此女人。遍體生香。如栴檀樹口中。常有青蓮花香。

昔佛遊至給孤獨精舍。波斯匿王舍衛國王供養於佛。及諸大眾眷屬。祇洹祇洹  
園園縱廣百六十里。波斯匿王周遍然燈。民人競看。貧女難陀。居無舍宅。問

勸善書卷五

十一

行路者。知波斯匿以油千斛。為佛然燈。難陀自責。我以何故。獨貧如此。即  
入街里。沿家乞丐。得少雜飯。心自念言。我當喜之。以為燈直。實得一錢。賣  
諸油家。問女持一錢油。作何功德。難陀荅言。欲為佛然燈。主聞之。助其喜  
踊。持一燈油。即施與之。貧女歡喜。受到祇洹。佛告阿難言。有大長者。興無  
上福。不能自到。開門使前。波斯匿王。聞佛此教。尋自思惟。吾於舍衛一國  
之尊。興起道供。豈殊我者。佛何以故。不讚於我。復稱長者。須臾貧女來到  
佛所。然所賣燈。當佛之前。而散大願。並為一切。求佛知見。令此光明。徹於  
十方。幽冥惡道。悉皆休息。如是便退。至明晨朝。賢者目連。塵檢諸燈。難陀  
所然。光獨如故。目連即吹。吹不能滅。便以神力。持五恒河水。激亦復不滅。  
次以毘嵐大風。華言也飄不能滅。盡其神力。竟不能滅。心懷恐懼。佛告目  
連。然此燈者。有般重心。以是之故。燈為常明。設羅漢舍利弗等。及辟支佛。  
神化功德。共滅此燈。不能滅也。令金翅王。持大海水。若師子王。震吼霹靂。  
共滅此燈。終不可滅。難陀女人。以日出時。身往按行。昨所然燈。燈亦不滅。  
光不缺減。即大歡喜。稽首佛足。佛知女心。求無上道。放五色光。從口中出。



佛為說法。三乘之業。授聲聞。勃切光從頂入。授辟支佛。勃光從兩眉間入。授菩薩。勃光從口入。佛之笑光。上至三十三天。皆悉通達已。便回還。統佛三匝。後口入時。阿難起問。佛言。阿難。汝見昨夜然燈女不。此女壽終。因是功德。轉女人身。當作男子。却後二十劫。不墮惡道。即生諸天。及金輪王。二十劫後。當得作佛。號三曼陀優訶。

昔佛在世時。有大長者。名脩羅陀。財富無數。信向道德。自誓常以臘月八日。請佛及僧。終身子孫。奉行不輟。長者亡時。孺兒勿廢。兒名毘羅陀。後日漸貧。至時無以供辦。愁感不樂。佛遣目連往問云。汝父供月。欲至。當設何計。答言。唯願世尊。勿見忽棄。八日臨時。將妻至外家。質百兩金。還辦供具。佛與千二百五十眾僧。往舍而坐。行水下食。清淨竟而還。其日夜半。諸故藏中。寶物自滿。夫婦見之。且喜且懼。恐官顧問。即往白佛。佛言。安意快用。勿有疑難。汝之履信。不違。父教。聞施慧道。七財滿足。

昔舍衛國有一居士。亡失田宅。家人得罪。死亡都盡。唯餘一子。無復所依。子聞人說。飯佛及僧。若生忉利天。華言三十三天乃願飯佛僧。唯當客作。以果此

勸善書卷五

三十三

願。有一居士。多有田宅。此兒雖小。多諸藝能。求欲傭債。居士問汝何所能。答曰。能書策文義。別金銀珠貝。錢財絲羽。監田坐肆。無所不解。問歲索幾物。答曰。年一千金錢。居士曰。今世飢饉。乃顧五百。年滿併還。即使坐肆。始滿一月。檢計所得。已盈三倍。日止一食。留一食分。更使監田。比及冬歲。復三倍。歲滿索金及食。居士慮其便去。屢託不在。後謂之言。急索作底。小兒言我欲飯佛及僧。居士聞之。即生信心。又問欲何處作。答曰。欲往祇園。祇園居士曰。但住我間。器樵相助。小兒白佛。願明日受我食。佛僧默然。正遇節日。諸白衣多送種種飲食。眾僧受取。共相謂言。今日貧兒。竭力作會。人人皆當為之稍食。及到居士舍。手自行食。皆云少與。食遂無減。貧兒問僧。為食匱澀。為憫我貧。答曰。今是節日。早起人送食。初乃少與。家數既多。遂成飽滿。貧兒愁憂。恐所期不果。涕泣問佛。佛為說法。必得生天。汝疾還去。貧兒歡喜。更行僧食。隨僧意取。我肆力時。期盡供養。今諸大德。雖不能驟。隨意將去。時五百客商。從優那禪國來。晡至。道路道迥。絕糧三日。入城買食。時世飢歉。且天盛熱。都無所得。商主歎曰。海中不乏。大城無食。宜更遍



求。隨須何物。貧鬼啼向佛時。多人見之。語賈客云。某舍有食。即往居士家。白小兒言。我等須食。小兒問言。有幾人。答曰。有五百。可盡喫來。何須論直。至設食。皆得飽滿。有一大銅盂。一賈客主。解衣角珠。直十萬金錢。置於盂中。小兒言。我不賣食。何忽與珠。留客小住。待我問佛。佛言。但取。不妨得生。天。此是花報。果報在後。還受寶物。賈客又問居士。此城先有某甲。今何所在。答曰。已往。又問有子孫不。答曰。向之施主。即其子也。賈客語小兒言。君父是我等師。又與百千兩金。以敦舊好。時居士無兒。唯有一女。端正殊妙。求妻小兒。送金百千兩。居士死後。波斯匿王問有兒否。誰相料理。答曰。唯有一女。女婿當事。判財物并屬女婿。拜為大臣。後成佛果。竟得生天。

昔阿闍世王。

王名華言。木生然。

請佛食。已佛還祇洹。王與耆婆醫師名華言。故活。議曰。佛

飯已竟。更復何宜耆婆言。唯多然燈。於是王乃勅具百斛麻膏油。從宮門然至祇洹精舍。時貧窮老母見王作此功德。乃更感激。行乞得兩錢。買膏油。膏主曰。母今大貧窮。乞得何不買食。以自連繼。用此膏為。母曰。我聞佛生難值。百劫一遇。我幸逢佛。而無供養。今日見王作大功德。雖實貧窮。欲

勸善書卷五

三品

然一燈。作後世本。於是膏主感其至意。與兩錢膏得二合。特益三合。允得五合。母則往當佛前。然之。計此不足半夕。乃自誓言。若我後世得道如佛。膏當通夕光明不消。作禮而去。王所然燈。或滅或盡。母所然燈。光明特朗。殊勝諸燈。通夕不滅。膏又不盡。至明朝旦。佛告目連。天今已曉。可滅諸燈。目連承教。以次滅燈。諸燈皆滅。唯母燈三滅不盡。便舉以扇之。燈光益明。乃以威神。引毘嵐風。以次吹燈。燈更甚盛。上照梵天。傍照三千世界。悉見其免佛。告目連止。此當來佛之光明功德。非汝威神所能滅。此母宿命供養百八十億佛。已從前佛受決。務以經法。未暇脩檀。檀華言。布施。故今貧窮。無有財寶。却後三十劫。當得作佛。號曰須彌燈光如來。至真等正覺世界。無有日月。人民身中。皆有大光。光明相照。如切利天。母聞歡喜。作禮而去。王問耆婆。我作功德。巍巍如此。佛不與我決。此母一燈。便與授決。耆婆曰。王所作雖多。心不專一。不如母注心於佛也。於是後時闍王。以至誠心。奉獻油華。供養佛故。佛便授王決曰。却後八萬劫。劫名喜觀。王當為佛。佛號淨具闍王。太子名旃陀和利。時年八歲。見父受決。甚大歡喜。即脫身軀寶。



以敬佛上曰。願淨其佛所。我作金輪王。得供養佛。佛般泥洹。般泥洹華言圓寂當承續為佛。佛言必如願。佛號梅檀。

昔有一女。端正紺髮。髮與身長。國王夫人請售髮。與千兩金。而不肯與。見佛歡喜。願設供養。請其父母。乞為呼之。父母言。家貧無以飯之。女言。取髮直以用供養。父母白佛。願明日暫顧微飯。割髮與王夫人。夫人知其緣急。但與五百兩金。女取金買食。歡喜無量。悔昔慳貪。今世貧窮。願令我後莫值此苦。見世尊金光五色。照其門內。頭面著地。遶佛三匝。頭髮還復如故。佛言。此女先世貧無可施。當時頭面著地作禮。後八十一劫。當生人中。此福已盡。命終今生貧家。猶識功德。見我歡喜。福祐無量。命終當生第二。切利天上。盡天福壽。當發菩薩道心。女父母兄弟。莫不歡喜。命盡生天。

昔舍衛國內。有豪富長者。生一男兒。面首端正。天雨眾華。積滿舍內。即字以兒名弗把提。詳言兒年轉大。往至佛所。心自思惟。我生處世。得值聖尊。即前白佛。唯願世尊。及與眾僧。明日屈意。臨適鄙家。受少蔬食。佛即受請。華天還至。化作寶床。遍其舍內。正設嚴飾。佛及眾僧。即坐其座。華天福德。

勸善書卷五

二十五

飲食自辦。佛僧食已。廣為華天具說法要。華天闔家得須陀洹。即辭父母。求索出俗。父母聽之。佛言善來。鬚髮自墮。袈裟著身。遵脩佛教。速得羅漢。阿難白佛。華天何福。得如是。佛言。過去有佛名毘婆尸。出現於世。度脫眾生。時諸豪族。皆悉供養。有一貧人。見僧歡喜。即於野澤。採眾草花。用散大會。僧眾佛告阿難。爾時貧人。今華天比立是。散花之德。九十一劫。身體端正。意有所須。如念而至。

昔跋提城。有長者名文荼。舉家兒婦。以至奴婢。皆大福德。長者入暮。空中雨穀。出而後止。婦取飯器。分布內外。隨取隨滿。光投金囊。瀉出真金。注而不竭。兒婦出米一斛。供家一月。而亦不盡。其奴耕時。輒成七隴。其婢磨香。半兩。塗家內外。亦不減盡。四方人聞。莫不來觀。及瓶沙王。與天眷至。果見如是。歎服不已。長者白佛。我兒婦等。皆云。已福。竟是誰力。唯願說之。佛答汝等。共有此福。昔王舍城。一織師家。因辟支佛。持鉢乞食。織師令以已飯。施之。婦讓夫食。持我分與。兒至奴婢。述相讓施。辟支佛言。汝等皆以已捨。分與我。善心為畢。可共減與。汝食不少。我亦得足。人減一匙。平滿彼鉢。辟



支受施神變而去。彼等命終。生六欲天。展轉七反。餘福生此。織師眷屬。今汝等是。

昔有童子數人。共戲道中。遇佛一人。作禮。手中有五粒豆。上佛。四粒入鉢。一粒墮地。佛言。令汝世世得福。童子命終。即生天上。後八十世。復得為轉輪王。

昔佛在世時。佛大弟子大目犍連。佛弟子名華言采菽比乘通往忉利天上。入帝釋園。遊行觀看。見一天女。形貌端正。光明照耀。與眾超絕。目連見已。即問天女。汝本前身。種何福緣。今受此報。奇妙無量。天女答曰。我本前身時。作瓶沙王宮中使人。時王宮中。有佛精舍。我時夜入。見佛塔中。暗無光明。我即

然燈。著精舍中。由是因緣。今受此身。光明殊妙。天堂受福。快樂無極。宋會稽人安千載。仕於江陵。家門奉佛。夜有扣門者。出見十餘人。著赤衣。運材積門內。云使作佛圖。即佛言也忽無所見。明至他家齋食上。得一舍利。言華

圓紫金色。椎打不碎。以水浴之。光明照發。便自舉。敬常有異香。後出欲禮。忽而失之。尋覓備至。半日而復。時臨川王鎮江陵。聞而迎之。雜光間出。佐

勸善書卷三

三六

史沙門咸見不同。王捧水器。呪曰。云云。輒應聲光出。夜見百餘人。遶舍。利屋。燒香持華。如佛出狀。及明人。及舍利俱失。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將諸比丘。著衣持鉢。入城乞食。至一卷中。有一婦女。抱一小兒。在巷坐地。時彼小兒。遙見世尊。心懷歡喜。從母索華。母即與買。小兒得已。持詣佛所。散於佛上。於虛空中。變成華蓋。

隨佛行住。小兒見已。甚大歡喜。發大誓願。以此供養善根功德。使我來世。得成正覺。廣度眾生。如佛無異。爾時世尊。見此小兒。發是願已。佛即微笑。從其面門。出五色光。遶佛三匝。還從頂入。爾時阿難。前白佛言。如來尊重。

不妄有笑。以何因緣。今者微笑。唯願世尊。敷演解說。佛告阿難。汝今見此小兒。以華散我不。阿難白言。唯然已見。此小兒者。以華散我。於未來世。不隨惡趣。天上人中。常受快樂。過三阿僧祇劫。成佛號曰華盛。廣度眾生。不可限量。是故笑耳。

昔佛在王舍城。迦蘭陀。地名華言山鼠竹林。時彼國中。有一商主。名曰浮婆。將諸

商客。入大海中。采其珠寶。其婦少壯。容貌可觀。憶望其夫。晝夜愁念。速得



還家。即便往詣那羅延。

華言鈞

天所而作呪言。天若有神。不違人願。使我

夫主安隱。還家。甚懷歡喜。即造金銀瓔珞。以報天恩。作是捨已。未經幾時。果如其願。安隱還家。甚懷歡喜。即造金銀瓔珞。將諸侍從。往詣天祠。路直如來。將諸比丘。入王舍城。時彼女人。見佛世尊。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光明普曜。如百千日。心懷歡喜。欲以金銀瓔珞。擲散佛上。其從語言。此非那羅延天。遮而不聽。時彼婦女。不從其教。即以瓔珞。擲散佛上。於虛空中。變成寶蓋。隨佛行住。見是變已。深生信敬。五體投地。敷大捨願。我今以此散佛瓔珞。善根功德。使我來世。得成正覺。廣度衆生。如佛無異。發是願已。佛即微笑。從其面門。出五色光。送佛三匝。還從頂入。爾時阿難。前白佛言。如來尊重。不妄有笑。以何因緣。今者微笑。唯願世尊。敷演解說。佛告阿難。汝於今者。見此婦女。以金銀瓔珞。散我上。不阿難白佛。唯然已見。此婦女者。於未來世。不墮惡趣。天上人中。受諸快樂。過三十劫成佛。號曰金輪瓔珞度衆生。不可限量。是故笑耳。

昔佛在世時。諸弟子中。德各不同。如舍利弗智慧第一。大目連神通第一。

如阿那律。

佛弟子名。華言無貧。

天眼第一。能見三千大千世界。乃至微細無幽不覩。

勤善普卷五

三七

阿難見已。而白佛言。此阿那律。宿有何業。天眼乃爾。佛告阿難。乃往過去九十一劫。毘婆尸佛。入涅槃後。此人爾時。身行劫賊。入佛塔中。欲盜塔物。時佛塔中。佛前燃燈。其燈欲滅。賊即以箭正燈。使明。見佛威光。奮然毛豎。即自念言。他人尚能捨物求福。我云何盜。便捨而去。緣正燈炷。福德因緣。從是以來。九十一劫。恒生善處。漸捨諸惡。福祐日增。今得值我。出家脩道。得阿羅漢。四果名。華言應供。於衆人中。天眼徹視。最為第一。何況有人。至心割捨。然燈佛前。所獲福德。難可稱量。

昔佛在王舍城迦蘭陀竹林。爾時提婆達多。極大愚癡。憍慢嫉妬。教阿闍世王。立非法制。擊鼓唱令。不聽民衆。贊持供養。詣瞿曇。釋迦佛姓。華言地最勝。所時

彼城中。有信佛者。聞是制限。憂愁涕泣。悲感懊惱。感天宮殿。動搖不安。時天帝釋。作是念言。我此宮殿。有何因緣。如是動搖。尋自觀察。見阿闍世王。立非法制。令彼城人。憂愁涕泣。感我宮殿。動搖。如是尋即來下。高聲唱言。我今自當供養佛僧。作是唱已。即往佛所。前禮佛足。長跪請佛。唯願世尊。



及比丘僧。盡其形壽。受我供養。佛不然可。復白佛言。若不受我終身供養。

當受五年。佛亦不許。復白佛言。若不受我五年。當受五月。佛亦不許。復白

佛言。若不受五月。當受五日。佛即然可。尋變迦蘭陀竹林。如毘闍耶殿。即

宮床榻卧具。天酥陀食。盛以金器。與諸天衆。手自斟酌。供養佛僧。時阿闍

世王。在高樓上。遙見迦蘭陀竹林。猶天宮殿。天酥陀食。盛以寶器。見天帝

釋與諸天衆。手自斟酌。供養佛僧。時阿闍世王。觀斯事已。即自悔責。極大

瞋恚。罵提婆達多。汝是癡人。云何教我橫加非法。向於世尊。作是語已。即

於佛所。深生信敬。時諸羣臣。前白王言。願王今日。改先制限。令諸民衆。得

見如來。隨意供養。尋勅司官。擊鼓唱令。自今以往。聽諸民衆。設諸餽饋。供

養佛已。爾時世尊。即便為其說種種法。心開意解。有得須陀洹。初果。流者。

斯陀含。二果。華言一來者。阿那含。三果。華言不來者。乃至發於無上菩提心者。道心。

昔有一女人。妊身數月。見佛及僧。願我生子。以後出家為沙門。及生子後。

愛念既隆。不遂宿心。子年七歲。意忽還悟。作二人食。及三法衣。持鉢將子。

行詣佛所。白佛言。願哀我子。使為沙門。今後得道。身形如佛。佛即聽之。母

以水灌。前洗其兒。應時九龍。後瓶中出。吐水灌兒。澡訖。殘水散兒頭上。於

頭上下。變成華蓋。寶帳交絡。并師子座上。有諸佛。佛時微笑。出五色光。照

十億刹。還繞佛身。後兒頂入。母即前行。以飯上佛。并食其子。子發無上平

等道意。十億佛刹。六反震動。皆自然現佛。以母分飯。佛及諸比丘。皆等飽

足。其飯如故。母即歡喜。及諸天人。得阿惟越致。華言不退轉。時兒墮髮。成為沙

門。立不退轉。我身是也。

宋太原王琰。年在幼穉。於交趾賢法師所。受五戒。以觀音金像。令供養。遂

奉還揚都。寄南澗寺。琰晝寢。忽夢像立于座隅。意甚異之。即馳迎還。其夕

南澗果失像十餘。盜毀鑄錢觀音像。獨得免。大明七年秋夕。像放光照。三

尺許。金輝映奪。合家同覩。後以此像寄多寶寺。琰適荆楚。垂將十載。不知

像處。及還揚都。夢在殿東。衆小像內的。分明。詰旦造寺。如夢便獲。時建

元元年七月十三日也。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彼城中豪富長者。皆共聚集。詣泉水上。

作娼妓樂。而自娛樂。為娑羅華會。娑羅華。冬夏色。時彼會中。遣於一人。詣



林樹間采娑羅華。作諸華鬘。時采華人還來會所。路見世尊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光明普曜。如百千日。心懷歡喜。前禮佛足。以所采華散佛世尊。於是而去。還復上樹更欲采華。值樹枝折墜。墮命終。生忉利天。

昔娑竭羅華言龍王女。年始八歲。有一寶珠。價直三千大千世界。持以上佛。佛即受之。忽然之間。變成男子。具菩薩行。即往南方無垢世界。坐寶蓮華。成等正覺。三十二相八十種好。普為十方一切眾生演說妙法。

昔有婆羅門閭婦。家中有餅。具否。欲隨伴供養瞿曇沙門。婦言有。即作餅持去。遇國王大臣。刹利婆羅門十八聚落。主在座。娑羅門不敢前。念言佛是一切智者。應知我心。佛遙喚來。問器中何等。答曰是餅。佛言可行。與眾僧。卷少不能遍。但與人行一番。猶故不減。乃至三遍。尚不損耗。佛知其心。隨從說法。得須陀洹道。

昔佛在世時。舍衛城中有諸人民。各自莊嚴。作唱伎樂。出城遊戲。至城門中。遇值佛僧。入城乞食。諸人見佛歡喜禮拜。即作伎樂。供養佛僧。設願而去。佛即微笑。語阿難言。此諸人等。由作伎樂。供養佛僧。緣此功德。於未來

勸善書卷五 三九

世一百劫中。不墮惡道。天上人中。最受快樂。過百劫後。成辟支佛。皆同一號。名曰妙聲。以是因緣。若人作樂供養三寶。所得功德。無量無邊。不可思議。

昔有婆羅門奉祀外道。其婦事佛。語其壻言。聽我與佛作婢。懸繒幡蓋。燒香然燈。壻不聽之。作一幡懸於屋內。晨夕向禮。壻殺牛羊。呼師解事。師到其門。語言。卿舍有佛。幡蓋我不敢進。即入問婦。推覓得幡。壻打婦。婦即投河。心至感神。河水為竭。自然有七寶華。蓋其上。壻見斯瑞。知佛可尊。即捨外道。奉事大法。

唐贈工部尚書邢曹進。至德以來。河朔之捷。悍也。守賊魏郡。因為田承嗣所縻。曾因討叛。飛矢中目。左右與之拔箭。而鏃留于骨。微露其末焉。即以鐵鉗遣有力者。拔而出之。其鏃堅然不可動。曹進痛楚。計無所施。妻挈輩但為廣脩佛事。用希慈蔭。不數日。則以索縛身。而復命出之。而特牢如故。曹進呻吟。忍耐俟死而已。忽因晝寢。夢見胡僧入于庭中。曹進則以所苦訴之。胡僧久而謂曰。能以米汁注其中。當自愈矣。及寤。言於醫工。醫工曰。



米汁卽泔豈宜愈瘡哉遂令廣詢于人莫有論者明日忽有胡僧詣門乞食因遽召入而曹進中堂遙見乃昨之所夢者矣而延之俯近告以危苦胡僧曰何不灌以寒食飴當知其神驗也曹進遂悟飴為米汁况所見復肖夢中則取之如法傳之應手清涼頓覺酸疼既夜其瘡稍瘳卽令如前拔之紺纜及臉鏤已突然而出後傳藥不旬日而差矣吁佛之感應可謂顯灼矣

梁武帝夢僧告之曰六道四生受大苦惱何不為作水陸大齋而救拔之帝扣諸沙門寶誌曰尋經必有因緣帝取佛經躬自披覽創造儀文三年乃成於夜捧儀文停燭白佛曰若此文理協聖允願拜起時此燈自明或儀式未詳燈暗如故言訖救地一禮燈燭皆明至是二月十五日於鎮江金山寺依儀脩設帝臨地席詔祐律師宣文利洽幽明至今遵行焉

宗鄂渚王媪常買紙錢作寄庫令僕李大代書押媪亡忽李大得疾仆地三日甦云為陰府逮捕至庫所令認押字此我代主母押字也引見金紫官問卷如初但追證此事可令回將去媪至大喜曰荷汝來我寄庫錢方有歸也今人好營預脩寄庫者當以往生經為據

勸善書卷五

四十

宋范陽盧蔚弱冠舉進士有日者言其年壽不永常宜脩醮本命以增年禱蔚素崇香火勤於脩醮未嘗輟焉年二十五寢疾於東都逾月益困忽夢為親友所抱出門乘馬其行極速疑為冥司所攝有一人乘馬奔來所在留滯必為搗解遮救言旨懇切及到所司此人又懇為請託因得却還部署行里如親吏焉所還道中見兵士數千初頗疑懼此人曰此皆他日郎君所主兵士也將至所居自後垣乘虛而入徑及庭中有門旗麾鎗武器之屬此人曰他日當用之瘞於兩階之下將別去蔚曰素未相識何憂勤之甚也荅曰吾乃本命神郎君為冥官所召大限欲及某已於天司奏陳必及中壽疾亦就痊無以為憂也遂辭去蔚之疾尋愈其後策名金紫亦享中年除宿州刺史角橋都知兵馬指揮使不到任死以其瘞武器門旗故也

唐公孫瓌雍州高陵人武德二年為華州司馬年四十餘沉荒酒色常令家童漁釣弋獵恣殺物命甘其口腹忽夢千餘人持刀劔弓矢入其家擒



璞殺之璞流汗驚懼因成遍身瘡疾其瘡皆有口舌日夜焚痛求死不得璞表兄華陰令賈宣古見其疾驚曰未嘗見有此瘡當是殺生太多宿業所致嘗聞華山道士姚得一多記神方可使人住問之璞遂令其長子到華山具述所疾涕泣求救得一曰此疾是殺生害命眾冤所為可脩黃籙大齋懺悔宿業瘕莫可愈其子以此告璞便脩黃籙道場七日至第五日璞夢青童二人引至一處門關宏麗有如府署良久天上有黃光如日直照地司其門大開即見魚鸞鳥獸猪羊牛馬奇形異狀者千百頭從門中出乘此黃光旋化為人逡巡化盡青童曰此是汝之所殺冤魂今天符既下乘功德力託生為人汝罪已除瘡疾亦愈旬日之間璞疾果愈遂入華山禮謝姚尊師將歸得一取一卷仙經擲之展於崖上化為一橋二青龍負之放五色光其明如晝璞與僕登橋而行須臾到宗璞後脩道入華山不知所之。

唐大尉中書令南康王韋臯節制成都於萬里橋隔江創置新南市開拓通街設葺墳墓水之南岸人逾萬戶鄧開樓閣連屬宏麗為一時之盛然每至昏暝則人多驚悸投礮擲石鬼哭嗚咽其喪失墳壠平刻墟墓無所

勸善書卷五

四十一

告訢故為虛耗之鬼焉居既不安市亦不甚完葺後韋公知之請道流置黃籙道場精誠懺謝至第三日鬼哭之聲頓息居人亦安韋公夢神人曰所營南市開葺墳塚使幽鬼之類失其所居喪其骸骨相與悲怨戮於分野之災賴黃籙之功為其遷拔上帝勅窮魂三萬餘輩皆乘此福託生諸方居人自此安矣勿復為憂也公深異之自置黃籙錄記立於具符觀。

唐李約者咸通十二年為諸衛小將軍妻王氏死已逾年忽現形還家約勒大小幹富家事言語歷歷一如平生初一家甚驚及旬月後亦以為常矣約罷官二年力甚困關頻入中書見宰相求官求有成命妻忽謂約曰人間命官須得天符先下然後受官近見陰司文字五月二十五日方得符下必受黃州刺史可用二十三日更入中書投狀約如其言於二十三日入中書求官時相侍中路巖性甚強既早聞其妻現形之事又聞二十日必除刺史適會其日路公知印因會話之際已與諸廳有約云李約妖妄之言固不可聽某已斷意不與除官矣至二十五日路公知印黃州



刺史有缺路遲疑多時未欲注擬忽下筆與署黃州刺史亦終不知勅下之後方復醒悟乃歎曰此天道也豈人力可爭乎約將赴任妻亦隨之發日及上官日皆其妻所擇到任旬日妻謂約曰我人間世限盡與君生死之決所以未去者為天司與一主持處白限未即赴任又以平生過咎未得原免今居官之際可為作少功德也約問要何功德妻曰請備黃錄道場三日約素不好道意甚疑之問何故須備黃錄道場曰天上地下一切神明無幽無顯無小無大皆屬道法所制如人間萬國遵奉帝王爾黃錄齋者濟拔存亡消釋冤結懺謝罪犯各命神明無所不可上告天地拜表陳詞如世間表奏帝王即降明勅上天有命萬神奉行天符下時先有黃光如日出之象照地獄中一切苦惱俱得停歇救濟拔贖功德極速故須備黃錄齋為急約聞其語乃備法物置黃錄道場三日三夜其鬼女復為母氏於紫極宮別脩一壇亦三日三夜齋時妻於壇前設位奉香觀聽法事既畢謂約曰此官二十九箇月即當除替授金吾小將軍但勤心奉公濟貧貧弱矜憫孤獨踈薄財貨重人性命哀矜刑獄崇奉大道清淨身心勿食珍鮮勿衣華美即為上矣勿以久貧而貪財帛人生各有定分勉之思之此去授一職任足以自安無以眷屬為念也長子後宰明昌亦在道鄉申子一尉不足榮貴小子當令入道以奉香火十年之內四海多事善自保焉言訖不復影響約更焚香虔請竟無言矣後三子及約官任皆如其言。

唐京兆杜鵬舉相國鴻漸之兄也其父年長無子歷禱神祇乃生鵬舉二歲間終年多疾十歲猶疴劣怯懦父母常以為憂太白山道士過其家說陰陽休咎之事因以鵬舉甲子問之道士曰此子年壽不過十八歲父母大驚曰年長無子唯此一兒將以紹續祭祀如其不永杜氏之鬼神將有若教之餒乎相視洒涕請其禳護之法道士曰我有司命延生之術但勤而行之三年之外不獨保此一兒更當有興門族居大位者父母拜而請之因授以醮南斗延生之訣使五月五日依法祈醮然後每日所食別設一分若待賓客雖常饌亦可設之如是一年當有嘉應父母勤奉無缺致醮之夕有物如流星墜席中一年之外忽有青衣吏二人過憩其門



連與語吏曰。主人每日常饌。亦設位饗。何所求也。具以前事白之。吏曰。司命知君竭誠。明年復當有一子。此之二子皆保眉壽。其名有一鳥傍。向下懸鉞者。當居重任。其一有水傍者。必為相國。所食自此無煩。致享明年。果生次子。兄弟皆充盛無疾。自是兄名鵬舉。終安州都督。弟名鴻漸。為相國。西川節度使。並壽逾九十。終身無疾。

晉巢州周回二百餘里。為洪水所陷。改巢源為焦湖。中存聖女山。特封焦婆號靈顯聖母。後為風浪四起。漂溺舟船。官民抵以恩願。祈請聖母而已。其風濤洶猛。轉惡。有行醫老母在西晉城進狀。稱是焦湖植利之家。為見焦湖風浪傷溺人船。官司惟禱於聖母。殊不知聖母本塵俗人。祇因戒殺蔬食。遇真武獻水清淨。發聖為巢水土。蒙國家改名焦湖。封號靈顯。承此天地之恩。尚未能報。何為却興風浪為害。蓋是舊日巢民報償水族。冤魂相執。卒無解脫。所以造作毒風惡浪。競傷人船。迺相報對。如要消伏。除是真武可以救此。言訖忽然不見。晉朝看詳投狀。老母乃是焦湖土地靈顯聖母化身。報說當急速依應。行遣尋差使并道士同往靈顯廟。啓建道

勸善書卷五

場獻御香。奏懇真武。祈請風浪不生。往來寧靜。這場經一月。焦湖風浪頓息。使命欲回。忽於雲霧中現符吏曰。臣是中界直符。受真武將軍差報官家。焦湖波濤是巢州殺害黿鼉。酬償冤執不能解脫。致興妖禍。今朝廷禱祈平安。已蒙真武面奏。比極。因朝三清。得玉皇勅旨。并降吉祥甘露。已將焦湖惡報。冤鬼與水族等。解結洗滌。並送東嶽泰山府及地府冥司。係名收錄。量度輕重。報盡受生。焦湖今得平息。直符遂退。時晉朝再遣使降香。建醮於聖女山。報謝天地。仍就山建真武殿。勅賜為額。并加贈靈顯順聖之號。

宗范文正公仲淹通判陳州日。郡守為毋疾。請道士拜章。伏地久而不動。人捫其軀。則僵矣。直至五更方起。謂守曰。得太上旨。太夫人壽有六年。所苦勿慮。公詰其伏地甚久之故。道士曰。上章嚴將回。適會張明年進士榜。群仙聚觀。壅隘欲出不能。是以久。公疑其妄。曰。法師曾見榜否。曰。是何不見。復問曰。狀元是誰。曰。姓王。名上是拱字。下一字墨塗之。又注一字於傍。天門高。望之不可辨。明年果王拱壽作大魁。御筆改為拱辰。



昔佛在王舍城迦蘭陀竹林。夏安居竟。將諸比丘欲行遊他國。時須達長者白波斯匿王言。我等今者久不見佛。願王今者脩書遣使往請世尊。來詣此間。而共供養。時彼波斯匿王聞是語已。尋即遣使往請世尊。久不奉覲。唯垂哀憫。來受我請。爾時如來即便然可。使者還馳啓白王言。世尊許可。王勅使者莊嚴車乘。與彼使者往迎世尊。願垂哀憫。可乘此車。受彼王請。時佛答曰。我有六通之神。足七覺之華鬘。八聖之道。亦五御之安車。是我神足。不須汝車。時彼使者慙懃三請。唯願矜憫。莫用神足。願乘此車。受彼王請。爾時世尊憫其使者。即便上車。以神通力。令彼車乘履虛而行。至王舍城。受彼王請。時彼使者即於其夜。而取命終。生忉利天。

宋揚州江都縣白砂村吳元嗣。家豪積善。每秋冬間。醮賽三界。中下界神道。憑師巫賽願。其天曹仍請法籙道士醮賽。將及數年。忽於醮日。有二十餘人。遊化求齋。元嗣留齋畢。因問後甚處來。作何營業。內一人答云。我等住無間天來。從無間路來。本業無間所營。去從無間道去。今日特知此處。有祈天之會。故來赴其醮獻。言訖。二十餘人盡化為雲霧。不見。內一位。椅

勸善書卷五

背。上留下花紋金縷皂紗。短袖背子一領。極有奇異。已悉天真降臨。留此天衣。顯其聖驗。遂用繡絲帕裹箴匣內。永為家傳。任養纜。遇逐月真武下降日。其衣隱隱有光芒。元嗣子孫皆壽。後揚州依京朝旨。括責老人。召赴聖節宴席。惟元嗣家子孫壽年八九十。百歲以上兄弟八人。內吳琬壽過一百。步履康健。視聽不衰。州府問勞。據稱翁父元嗣。在日義聚不分。醮祭因依。及寶到真武皂背為驗。時太傅陳外平守揚州。備錄中奏。續蒙指禱。特賜吳琬。立為義門。除授本州攝長吏。仍令於大門置義順土臺二所。立華表鶴柱。旌表門閭。并收真武遺迹衣袍。是鎮家顯聖之物。不得損毀。宋武功大夫閻門宣贊。舍人黃順。為江東兵馬鈐轄。紹興二十二年正月。秩滿將歸。弋陽過池州。值雪少留。郡守假以教授廨舍。遇舊同官趙士過。趙訝其顏色青黑。而歎不已。語言動作非復如曠昔時。從容問所苦。黃愀然久之。曰。吾家不幸。祖傳瘵疾。緣是須命者。世世有之。自半年來。此證已萌芽。吾次子沅亦然。殆將死矣。遂悲傷出涕。趙曰。每聞此疾。可畏。間亦有愈者。而不能絕。其本根。吾能以太上法錄治之。但慮人不知道。因循從軀。



公果生信心。試為公驗。於是焚香書符以授黃。及沆使吞之。吞未久。遍手指內外皆生黃毛。長寸餘。趙曰。疾深矣。稍復遷延。當生黑毛。則不能救療。今猶可為也。於是擇日。別書符牒。城隍。東嶽。奏上帝。訖。令黃君汎掃寓舍之西偏小室。紙糊其中。寘石灰于壁下。設大油鼎一枚。父子著白衣。閉門對床坐。吞符訖。命數童男。秉燭注視。有頃。兩人身中飛出黑花。蟬蛾四五。壁間別有蟲作。膺而出。或如羗娘。如蜘蛛。大小凡三十六。悉投沸鼎中。臭不可聞。啾啾猶未止。繼一蟲細如絲。駭蛇。蜒而行。入于童袖間。急捕得。亦投鼎中。便覺四體泰然。了無患苦。黃氏舉室歎異。知其靈驗。默禱於天。願為先世因此疾致死者。作九幽大醮。拔度之。未醮數日。黃之妻夢先亡十餘人。內有衣皂小團花衫者。持素黃籙白簡來拜謝曰。汝救我。則我救汝。妻覺以告夫。黃泣曰。衣小花衫者。吾父也。吾父死於兵戈中。衣服不備。但得一衫。以斂夢中所見者。真是矣。遂以二月朔。設醮於天慶觀。是夕陰雲四垂。雨意欲作。中夜隱隱聞雷聲。所饗聖位。祭皆如白乳。道眾恐雨作。不能焚詞。既而至五鼓。醮事畢。雨乃大至。黃氏歷世惡疾。自此而絕。



大明仁孝皇后勸善書卷之六

嘉言

備服聖賢之道講仁義之業宜蒙福祐。

一稱南無佛皆已成佛道。○信心念佛是人善根。福報無盡。○唯有徑路修行。但念阿彌陀佛。○聞說阿彌陀佛。執持名號。是人終時心不顛倒。即得往生極樂國土。○修淨業者。得生西方極樂國土。○若眾生心憶佛念佛。現前當來必定見佛。

道有諸衆生。作是念言。九天應元雷聲普化天尊。使稱名者。咸得如意。○朝禮上聖。福慶九祖。長保三光。天地同年。

感應

晉僧惠要居廬山三十年。迹不入俗。唯以淨土克勤于念。澄心擊想。想三聖相。沈厚不言。經三十年。忽七月晦夕。於巖若臺之東。龕方從定起。見阿彌陀佛身滿虛空。圓光之中。有諸化佛。觀音勢至左右侍立。又見水流光明。分十四支流。注上下。演說苦空無常無我之音。佛告之曰。我以本願力。故來安慰汝。汝後七日當生我國。師語法淨惠實曰。吾始居此十一年中。三見佛相。今復見之。吾生淨土必矣。又曰。七日之期。斯為漸矣。至期順寂。即義熙十二年八月六日也。

勸善書卷六

唐僧善道。貞觀中。見西河綽禪師。九品道場。誦經大喜曰。此真入佛之津要。修餘行業。迂僻難成。唯此觀門。速超生死。於是勤薦精苦。晝夜禮誦。續至京師。擊鼓四部。每入室互跪念佛。非力竭不休。雖時寒冰。亦須流汗。出則為人演說淨土法門。三十餘年。不暫睡卧。般舟行道。方等禮佛。護持戒品。纖毫不犯。好食送厨。粗惡自奉。乳酪醍醐。皆不經口。凡有親施用。寫彌陀經十萬卷。畫淨土變相三百壁。壞寺廢塔。所至修營。然燈續明。常年不絕。三衣瓶鉢。不使人持。行不共衆。恐談世事。長安道族。傳授淨土法門者。不可勝數。後其化者。至有誦彌陀經十萬至五十萬卷者。念佛日課。萬聲至十萬聲者。或得入念佛三昧。往生淨土者。莫能紀述。或問念佛生淨土耶。師曰。如汝所念。遂汝所願。乃自念一聲。有一光明從其口出。十至於百。光亦如之。其勸偈曰。漸漸鷄皮鶴髮。看看行步龍鍾。假饒金玉滿堂。



豈免衰殘老病。任是千般快樂。無常終是到來。唯有徑路修行。但念阿彌陀佛。忽謂人曰。此身可厭。吾將西歸。乃登柳樹向西。頽曰。願佛接我。菩薩助我。令我。我不失正念。得生安養。言已遂化。

唐僧法照。蚤後釋教。精意念佛。勤懇不懈。止衡州雲峰寺。慈忍戒定。為時所宗。嘗於僧堂食鉢中。觀五色雲。中有梵刹。當東北。有山洞石門。復有一寺。金書其題曰。大聖竹林寺。他日復於鉢中。見雲中數寺。池臺樓觀。萬菩薩衆。雜處其中。師以所見訪問。知識有嘉。延曇暉二僧曰。聖神變化。不可情測。若論山川面勢。乃五臺耳。四年。師於郡之湖東寺。開五會念佛。感祥雲彌覆。雲中樓閣。觀阿彌陀佛。及二菩薩。身滿虛空。有數梵僧。執錫行道。復見老人謂曰。汝先發願於金色界。禮觀大僧。今何輒止。師遂與同志。遠詣五臺。見寺南有光。及隨至佛光寺。一如鉢中所見。東北五里。東有大山。山有澗。澗北石門。旁二青衣。一稱善財。一稱難陀。引師入門北行。見金門樓觀。金榜題曰。大聖竹林寺。寺方二十里。一百院。皆有金地寶塔。華臺玉樹。入講堂。見文殊在西。普賢在東。踞獅子座。為衆說法。菩薩萬數。共相圍繞。師於二菩薩前。作禮問曰。未代凡夫。未審修何法門。文殊告曰。諸修行門。無如念佛。阿彌陀佛。頽力難思。汝當繫念。決取往生。前二大士。同舒金臂。以摩其頂。與之記曰。汝以念力。故畢竟證無上覺。文殊復曰。汝可往詣諸菩薩院。巡禮承教。師歷請教授。至七寶園。復回至大聖前。作禮辭退。向二青衣。送至門外。師復作禮。舉頭俱失。復與五十僧。往金剛窟。即無著見大聖處。忽覩衆寶宮殿。文殊普賢。及萬菩薩。佛陀波利。師方作禮。舉首即失。夜於華嚴院。見寺東岩壑。有五枝燈。師曰。欲分百燈。既而如頽。復曰。頽分千燈。數亦如之。光徧山谷。又前詣金剛窟。夜半見佛陀波利。引之入寺。後復於華嚴院。念二大士。記我往生。乃一心念佛。忽見波利。謂之曰。汝華臺已生。後三年華開矣。汝見竹林諸寺。何不使群生共知之。師因命匠刻石為圖。於見處。建竹林寺。既畢。謂衆曰。吾事畢矣。數日別衆坐逝。

唐僧少康。法師。縉雲周氏子。生好念佛。自少出家。年十五。通法華楞嚴等五部。尋往會稽嘉祥學究律部。後詣上元龍興。聽華嚴瑜伽諸論。貞元初。住洛下白馬寺。見殿中文集。放光探之。乃善導和尚化導文師曰。若於淨



土有緣當更放光言已。光復閃爍師曰。劫石可磨。我願無易。遂至長安光明寺。善導和尚影堂。天陳薦獻。條見遺像。升空而謂之曰。汝依吾教。廣化有情。他日功成。必生安養。師聞佛音。如有所證。乃南適江陵。路逢僧曰。汝欲化人。當往新定。言訖而隱。師既入郡。人無識者。乃乞錢誘小兒曰。阿彌陀佛。是汝導師。念佛一聲。與汝一錢。兒務錢者。隨敲念之。月餘。孩孺念佛。覓錢者衆。師乃曰。能念佛十聲者。與一錢。如此一年。無少長貴賤。見師者。稱阿彌陀佛。念佛之聲。盈滿道路。十年乃於烏龍山。建淨土道場。築壇三級。集衆行道。師每升座。高聲唱佛。衆見一佛從口而出。連唱十聲。則見十佛。師曰。汝見佛者。決得往生。時衆數千。有不見者。嗚呼自責。愈加精進。二十一年十月三日。囑累道族。當於淨土起忻樂心。於閻浮提起厭離心。汝曹此時。能見光明。真我弟子。遂放異光。數道而逝。郡人為建塔於臺岩。宋房著暴亡入冥府。王曰。據善簿。君曾勸一老人念佛。彼已得生淨土。君承此福。亦合得生。翦曰。尚欲誦金剛經萬卷。既而放還後。卒償其願。臨終異相。不違先報。

宋僧省常字造微。姓顏氏。錢唐人。七歲厭俗。十七具戒。淳化中。住南昭慶。慕廬山之風。謀結蓮社。以西湖天下之勝遊。乃樂嘉遯。以無量壽佛往生之仰。止乃刻其像。以華嚴淨行品成聖之宗。要乃刺血而書之。於是易蓮社為淨行之名。天禧四年正月十二日。端坐念佛。有頃。厲聲唱云。佛來也。泊然而化。衆見地色皆金。移時方沒。

宋唐州泌陽尉李珏。平素念佛。遇北虜入寇。挾一僕。單騎走。夜匿道旁空舍。聞車過聲。遣僕問唐州賊何在。見車中人長丈餘。面藍色。驚而返。珏即乘馬追及之。前致敬曰。珏避寇至此。敢問車中何所載。其人曰。此京西遭劫死人名字。天曹定籍。汝是李珏。亦其數也。珏大怖告曰。何法可免。願賜指教。人曰。能旦旦念摩利支天菩薩七百徧向虛空。回向天曹聖賢。則死籍可銷。可免兵戈之厄。珏方拜謝。駕車者疾馳而去。自是不輟誦持。轉以教人。皆得免難。

宋僧道生。鉅鹿人。魏氏子。生好念佛。精心求道。從竺法汰出家。披對經誥。一覽能誦。年在志學。便登講席。吐納明辯。雖鳳望莫敢酬抗。初依廬山常



以入道之要慧解為本。乃與僧叡慧嚴慧觀等遊學長安。從羅什受業。閉中僧徒咸仰神悟。嘗喟然嘆曰。自經典東流。譯人重阻。多滯權文。鮮通圓義。若忘筌得魚。始可與言道矣。於是校閱真俗。精練空有。研思因果。乃立善不受報。及頓悟成佛義。又著二諦論。佛性常有論。佛無淨土論。應有緣論。並籠罩舊說。妙有淵旨。守文之徒。嫌嫉競起。師又以法顯三藏所翻泥洹經本先。至六卷成文。經云。除一闍提。皆有佛性。師云。夫稟質二儀。皆有涅槃。正因。闍提舍生之類。何得獨無佛性。蓋是經來未盡耳。乃唱闍提之人。皆得成佛。時大本未傳。孤明先發。舊學僧黨。以為背經。遂顯大眾。擯而遣之。師正容誓曰。若我所說。背經當見身厲疾。若與實相。不肯願舍壽之日。踞獅子座。遂拂衣而行。及後大經至。聖行品云。一闍提人。雖復斷善。猶有佛性。於是諸師皆為媿服。師被擯南還。入虎丘山。聚石為待。講涅槃。至闍提處。則說有佛性。且曰。如我所說。契佛心否。群石皆為點頭。旬日學眾雲集。忽雷震青園佛殿。有龍升天。因改寺曰龍光。師於寺請劇窟律師譯沙彌塞律。傳於世。既而辭眾。復投廬山。預蓮社。文之還都。止青霞寺。宋文

帝大會沙門。親御地筵。食至良久。眾疑過中。帝曰。始可中耳。生乃曰。白日麗天。天始言中。何得非中。遂舉箸而食。一眾從之。莫不嘆其機辯。時王弘范秦顏延之。並挹敬風。猷相從。問道。元嘉十一年十一月。庚子。於廬山升座說法。將畢。眾見麈尾紛然墮地。隱几而化。宛若入定。諸師聞之。益信前誓。有證。

宋僧道敬琅琊王氏。祖凝之。刺江州。遠從遠公出家。年十七。博通經論。日記萬言。每歎戒律終身難全。願淨六根。但稟一戒。以為得度之要。遠公知其堅正。許之。篤志念佛。蚤夜弗替。遠公歸寂。乃入若耶山。永初元年。謂眾曰。先師見命。吾其行矣。即端坐唱佛而化。眾見光明滿室。彌時方滅。春秋五十二。

晉劉程之。字仲思。號遺民。彭城人。漢楚元王之後。妙善老莊。旁通百氏。少孤。事母以孝聞。自負其才。不干時俗。初解褐。為府參軍。謝安劉裕嘉其賢。相推薦。皆力辭。性好佛理。乃與雷次宗。周續之。宗炳。張詮。畢穎之。等同來廬山。遠公謂曰。諸君之來。豈宜忘淨土之遊乎。程之乃鑿石為誓。誓文以志。



其事遂於西林澗。別立禪坊。養道安貧。精研玄理。兼持禁戒。宗張等感嘆仰之。嘗貽書閔中。與什肇。揚確。經義著念佛三昧詩。以見專誦坐禪之意。始涉半載。即於室中見佛光照地。皆作金色。居十五年。於正念佛中見阿彌陀佛。玉毫光照。垂手慰接。程之曰。安得如來為我摩頂。覆我以衣。俄而佛為摩頂。引袈裟以披之。他日念佛。又見入七寶池。蓮花青白。其水湛湛。有人項有圓光。胸出卍字。指池水曰。八功德水。汝可飲之。程之飲水甘美。及寤。猶覺異香。發於毛孔。乃自謂曰。吾淨土之緣至矣。復請僧轉法華經。近數百遍。後時盧阜諸僧畢集。程之對像焚香。再拜而祝曰。我以釋迦遺教。故知有阿彌陀佛。此香先當供養。釋迦牟尼如來。次供阿彌陀佛。復次供妙法蓮華經。所以得生淨土。由此經功德。願令一切有情俱生淨土。即與眾別。卧床上面西。合手而化。

昔有婦人甚事佛。其夫不信。婦白壻曰。人命無常。可修福德。壻無心懶惰。即復白壻。欲懸一鈴安著戶上。君出入時。振鈴作聲。稱南無佛。壻曰。甚善。如是經久。其壻命終。獄卒以之擲鑊湯中。又振鑊作音聲。謂是鈴聲。稱南

無佛獄官聞之。此人奉佛。放令出去。得生人中。

五

宋葛濟之。句容人。稚川後也。妻同郡紀氏。體貌間雅。甚有婦德。濟之。世事仙學。紀氏亦同。而心樂佛法。常存誠念佛不替。元嘉十三年。方在機織。忽覺雲日開朗。空中清明。因投杼筐。投望四表。見西方有如來真形。交寶蓋。幡幢蔽映。天漢心獨喜。曰。經說無量壽佛。即此者耶。便面佛作禮。濟之驚其如此。仍起就之。紀授濟手指。示佛所濟之。亦見半身。及諸幡蓋。俄而隱沒。於是雲日鮮彩。五色燭耀。鄉此親族亦睹見。兩三食頃。方稍除歇。自是村間多歸法者。

唐西京淨影寺釋善量。瀛州人也。善通經論。涅槃偏長。廣談機悟。國中第一。行年七十有一。初患臨終。誦門人曰。吾一生正信。存心於佛。理教無心輕略。不慮淨土不生。即令拂拭房宇。燒香嚴待。病來多日。委卧不起。忽爾自坐。合掌語侍人曰。安置世尊。令坐。口云。世尊在此。汝等懺悔。慙愧如是。良久曰。世尊去矣。低身似送。因卧曰。向阿彌陀佛來。汝等不見耶。不久吾當去耳。語頃便卒。



宋沙門僧規者武當寺僧也時京兆張瑜于此院常請僧規在家供養永  
初元年十二月五日無病忽暴死二日而蘇規自說云五日夜五更中聞  
門巷間唳唳有聲須臾見有五人炳炬火執信幡徑米入屋叱喝僧規  
因頓卧恍然五人便以赤繩縛將去行至一山都無草木土色堅黑有類  
石鐵山側左右白骨填積行數十里至三岐路有一人甚長壯被鎧執仗  
問曰五人有幾人來答曰一人耳五人又將規入一道中俄至一城外有  
屋數十築壤為之屋前有立木長十餘丈上有鐵梁形如桔槔左右有匱  
貯土土有品數或有十斛形亦如五升大者有一人衣幘並赤語規曰汝  
生時時作何福罪依實說之勿妄言也規惶怖未答赤衣人顧局吏云可  
開簿檢其福罪也有頃吏至長木下提一匱土懸鐵梁上秤之如覺低昂  
吏謂規曰此秤量罪福之秤也汝福少罪多應先受罰俄有一人衣冠長  
者謂規曰汝沙門也何不念佛我聞悔過可度八難規於是一心稱佛衣  
冠人謂吏曰可更為此人秤之既是佛弟子幸可度脫吏乃復上匱秤之  
秤乃正平既而將規至監官前辯之監執筆觀簿遲疑久之又有一人朱

衣玄冠佩印綬執玉板來曰筭簿上未有此人名也監官愕然命左右收  
錄去須臾見反縛向五人來監官曰殺鬼何以誤將人來乃鞭之少頃有  
使者稱天帝喚道人來既至帝宮經見踐歷路皆金寶精光晃昱不得凝  
視帝左右朱衣寶冠飾以花珍帝曰汝是沙門何不勤業而為小鬼誤收  
捕也規稽首諸佛祈恩請福帝曰汝命未盡今當還生宜勤精進勿屢違  
白衣家殺鬼取人亦有錯誤如汝比也規曰凡人罪業當以何方而濟免  
之帝曰廣設福業最為善也若不辦爾可作八關齋生免患禍死離地獄  
亦其次也語畢遣規去行還未久見一精舍大有沙門見武當寺主白法  
師弟子慧進皆在焉居守宏整資待自然規請欲居之有一沙門曰此是  
福地非君所得處也使者將規還至瑜家而去

隋江都安樂寺釋慧海俗姓張氏清河武城人也善閑經論然以淨土念  
佛為業專精致感忽有齊州僧道詮黃無量壽像來云是天竺鵝頭摩寺  
五通菩薩乘空往彼安樂世界圖寫儀容既真會素情深懷禮懺乃睹神  
光昭燦慶所希幸於是模寫懇甚願生彼土沒齒為念徹患至夜忽起俵



常面西禮竟。跣趺至曉方逝。儼然如生。

唐釋智欽專習禪業。又禮念一萬五千佛名。一百徧。後於鄭州阿育王塔。丐燒一臂。頭生淨土。弟子僧護。夜半見庭前光照異常。因問何人秉炬。凡三問。空中聲云。來迎欽禪師耳。護急推窓觀之。即見佛身光明。燦華寶蓋。騰空而下。欽應時飛去。

唐韋臯鎮蜀。嘗訓鸚鵡念佛。鸚鵡斃。以桑門故事。閣維之。得舍利。臯為記。略曰。元精以五氣授萬類。雖鱗介毛羽。必有感清英。純粹者矣。或炳耀離火。或稟奇蒼精。皆應乎人文。以奉若時政。則有卓彼禽類。習乎能言。了空相於不念。留真骨於已斃。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彼城中有五百賈客。往詣他邦。販賣求利。涉路進引。到曠野中。迷失徑路。靡知所趨。值天暑熱渴之欲死。各各跪拜諸天神等。以求福佑。皆無有感。時諸商中有一優婆塞。白衆人等。如來世尊。常以大悲。晝夜六時。觀察衆生。誰受苦厄。而往拔濟。我等今者。咸共至心。稱南無佛陀。以救苦厄。時諸商客聞是語已。各各同聲。稱南無佛陀。

勸善書卷六

七

頭見救濟。此諸渴熱。於時如來。遙聞衆客。稱佛名號。與天帝釋。尋往到彼。諸賈客所。降大甘雨。熱渴得除。各懷歡喜。達到本國。

唐鎮江郇彪。夢至一官府。有一官人問曰。汝知汝未及第。因否。對云。不知。令引覓去。看見一大鑊。煮蛤蜊。見覓乃作人聲。呼覓姓名。覓遂念阿彌陀佛。號方念一聲。蛤蜊皆變作黃雀飛去。覓後果及第。至安撫使。以此見殺生。但入前程。不可不戒。又見佛力廣大。不可不敬信。

宋吉安王氏女。日誦彌陀觀音金剛諸經。念佛求度。毋病亡。既終。惡血滴流。女發誓曰。若我孝心真實。願真氣不生。言訖。流血即止。以舌舐漏處。絕無穢氣。父娶後室。異同修淨業。女得疾。請僧說淨土觀法。忽索衣吉祥而卧。手攬觀音手中懺。寐然不動。繼母飾灰於室。以驗受生。見灰中印出蓮花數朵。

宋慧才法師。號廣慈。晚居雷峰塔。課佛不輟。忽夢入一處。若宮室者。人告之曰。淨土中品是汝所生。復見一駿勝麗殊絕。人曰。上品之生。以待淨慈。木禪師也。才臨終。果書偈。面西趺坐而化。



宋有基法師。學于寶雲。住太平興國寺。精意念佛。一日示疾。為弟子廣談玄旨。眾忽見西方現光。空中奏樂。師曰。阿彌陀佛。與二大士親至于此。即右脇西向。而化。門人夢阿彌陀佛。投記為趺。壯如來。或夢師坐青蓮花。執如意。對佛說法者。法智嘆曰。卧病談玄。臨終見佛。是可敬也。

宋若愚法師。居雪川仙潭。學于辯才。歸覺海。建無量壽閣。勸道俗四季開會念佛。凡三十年。將順世。夢神人告曰。汝同學則章得普賢行願三昧。已生淨土。彼正待汝。師乃沐浴更衣。命眾誦十六觀經畢。端坐默然。忽云。淨土現前。吾當行矣。遽書偈而化。偈云。本是無家可得歸。雲邊有路許誰知。溪光搖落西山月。正是仙潭夢斷時。又於半月前書一頌云。裏千華羅網。夢中七寶蓮池。踏得西歸路穩。更無一點狐疑。

宋守真法師。永興人。講起信論法界觀。常於中夜輪結無量壽佛。往生秘密印。至天將曉。自覺身登淨土。舉目見佛。自俯伏像前念曰。四十八願。能度我者。乃持香華入殿供養。就坐而化。

勸善書卷六

宋晤恩法師。始蘇人。住慈光講法華諸經。後於井中見白光出。乃絕食念佛。越三日。見梵僧捧鍤三繞之。曰。吾灌頂也。以汝所修同我之志。故從淨土來迎。次日恩升座。說止觀指歸。即座面西而化。眾聞空中絲竹之音。依稀西去。

宋知禮法師。號法智。居南湖。述妙宗鈔。釋天台觀經疏。大彰觀心觀佛之旨。曾於每歲二月望日。建念佛施戒會。動逾萬人。又撰融心解。明一心三觀。顯四淨土之義。後於歲旦建光明懺。至五日。召大眾說法。驟稱佛號。數百聲。奄然坐逝。

唐法順法師。杜氏。每遊歷郡國。勸念阿彌陀佛。著五悔文。讚詠淨土。弟子至五輩。見老人謂曰。文殊今住終南山。杜順和尚是也。歸則順亡。

唐懷感法師。居長安千福寺。念佛三年。見佛金色。玉毫得入三昧。乃製決疑論七卷。臨終見佛來迎。合掌而化。

唐德美法師。於會昌寺西院造懺悔堂。行般舟。一夏不坐。或止口過三年。不言。或行不輟。通禮七眾。或節水食。四分除二。或去世想。專念西方。口誦彌陀。終于命盡。後於一時。入室稱佛。倏然而化。



宋惠義法師號淨慧住靈山二十三年。退居草堂。一日別衆而逝。衆念誦久之。忽復省曰。適隨觀音大士行。見金色沙門。長身垂臂。謂我曰。汝報緣未盡。過七日當遣迎。至期跌坐而化。瘞龕之日。有赤雲垂布。向西而沒。五代志通法師遊天台。見智者淨土儀。欣然會心。嘗至招手岩。因陳大願。阿彌陀佛四十八願。誦已。投身岩下。若有神人捧之于樹。乃復正心登岩。曰。餘生可厭。大願已發。惟願海衆菩薩。同相接引。再投而下。適在蒙茸草上。久之。復蘇。寺衆異相現前。乃起禮佛。跌坐而化。

唐善道法師臨淄人。入大藏信手探卷。得觀無量壽佛經。乃專心念佛。以修十六妙觀。及往廬山觀遠公遺蹟。豁然增思。後遁跡終南。修般若三昧。數載。睹寶閣瑤池宛然在目。復往晉陽。後綽禪師授無量壽經。入定七日。綽請觀所生處。道報曰。師當懺悔三罪。方可往生。師嘗安佛像在簷牖下。自處深房。此一罪也。當於佛前懺。又嘗役使家人。此二罪也。當於四方僧前懺。又因造屋多損虫命。此三罪也。當於一切衆生前懺。綽靜思往咎。洗心悔謝。久之。道因定出。謂綽曰。師罪滅矣。後有白光來照之時。是往生

相也。道行化京師。歸者如市。忽微疾。即掩室怡然念佛而逝。異香天樂向西而隱。

唐寶相法師居長安。六時禮懺者三十年。夜誦彌陀經七徧。佛號六萬聲。後忽見佛。大士衆自西來迎。囑諸徒曰。念佛為業。西方相待。遂坐而化。

晉僧濟法師。廬山問道。精悟深要。遠公歎曰。紹隆大法。其在汝乎。及在疾。遠公以燭遺之曰。汝可馮此。建心安養。師執燭停想念佛。延僧諷淨土經。至五更。以燭授弟子元弼。隨僧行道。頃之。夢自秉一燭。浮空而行。見阿彌陀佛。接至於掌。徧事諸佛。須臾而覺。喜曰。吾以一夕觀念。便蒙接引。明日復於空中見佛菩薩。謂弼曰。佛來也。即舉首西顧。息而終。時方炎歊。體三日不變。異香郁然。

晉慧恭法師。豫章豐城人。與僧光慧。堪慧。蘭同志為學。光等學力不逮恭。而於淨土繫想。則過之。蘭謂恭曰。君雖力學。博聞。豈不知經云。如聾奏音樂。悅彼不自聞。恭曰。學不可已。孰能未死。昧昧如癡哉。後七年。蘭等先逝。去時並有奇應。又五年。恭病且篤。曰。大道沿洄。何時可止。死生去來。吾何



歸哉。於是叩頭兩泣。誓心安養。念不少間。忽見無量壽佛。以金臺前迎。恭乘其上。見蘭等於臺上光明中。而告之曰。長老受生。已居上品。吾等不勝慰喜。但恨五濁淹延。相依之晚耳。恭於是日告眾欣然奮迅而滅。時義熙十一年也。

唐僧藏法師。西河人。夏月在草間餒蚊。念阿彌陀佛二十許年。飲食行坐志在安養。忽於病中。見化佛光照其身。次日謂侍者曰。吾適瞑目。正在淨土。諸上善人散花召我。乃整衣西向而終。

唐神皓法師。於吳郡結道俗為西方社。有不能遺塵累者。引退之時。以為旃檀林中常木自枯。後示疾謂弟子曰。淨土聖相已現。吾今夕必往生。乃澡身易衣。端坐而化。香氣滿空。

宋法因法師。住四明廣壽三十年。冥心淨業。偶在疾。集眾諷觀經。稱佛號者三。夕謂門人曰。吾將行矣。或請留偈為之。書曰。我與彌陀本無二。二與不二並皆離。我今如此見彌陀。感應道交難思議。挺身端坐結印而逝。宋了然法師。號智涌。住白蓮二十四年。夢兩龍戲空中。一化為神人。袖出

勸善書卷六

十一

書曰。師七日當行。既寤。集眾說法。大書曰。因念佛力。得生樂國。凡汝諸人。可不自勉。即沐浴更衣。集眾念阿彌陀經。至西方世界。倏然而化。能仁詩行人。皆聞天樂之音。祥光上燭天表。

宋智仙法師。號真教。住白蓮講道十三年。西向十念。歷十二時未嘗廢。一夕微疾。請觀堂行人誦彌陀經。卷未終而坐脫。能仁行人皆聞眾樂和鳴。黎明師始亡。

晉慧度法師。晉末居廬山。見遠公德業之盛。嘆曰。吾人也。彼人也。乃之山陰嘉祥寺。聚徒講經。謂眾曰。願乘講道用奉彌陀。後五年。知時已至。乃曰。華開見佛。即其時矣。其夕有尼淨嚴假寐之頃。見觀音勢至與百千眾。從空而下。嚴問大士何所之。曰。嘉祥迎度公耳。度亦預感勝相。以告弟子。奄然長往。異香經旬不散。

宋曇鑑法師。居江陵定中。感佛以水灑面。曰。滌汝塵垢。清汝心念。一夕念佛。亦廊。及旦。跏坐而化。同時江陵道海淮南曇澄。東轅道廣。弘農道亮。臨終皆見金臺來迎之相。



宋吳人周舉建炎元年自京師歸鄉里時中國受兵所在寇盜如織舉遇  
星冠羽服人謂曰子明日當死於兵刃能誦十字天經不唯免死亦能解  
冤延壽舉跪以請云九天應元雷聲普化天尊十字是也拜而受之明日  
果遇盜逼逐至林間窘懼次猛憶昨語亟念一聲猶未絕口雷聲大震群  
盜驚走遂得脫。

元鄞縣寶幢市周婆精修淨土每遇歲首持不語晝夜長坐盡正月遇盛  
暑就塚會亭施茶湯盡一夏年七十餘一夕夢見大荷葉徧覆寶市一境  
手持念珠行道荷葉上既而得微疾鄰人夜見幢幡寶蓋入其家黎明婆  
已合掌念佛而逝嘗聞佛謂未法中南閻浮授女人獲生淨土者多如雨  
點今以周婆觀之良信。

元黃岩陳若璋為人端重寘言慎交以善信服一鄉年幾四七與室葉氏  
暇則披誦法華念佛惟謹鄉無梁王懺本若璋手書之既畢門首有山茶  
秋吐花而若璋漠如也迨至

國朝洪武庚戌君璋年六十疾篤其子景星與子婦王氏性孝躬調藥食

物音言卷六

三十五

夜不解衣晝不離病所王氏又刲股肉為粥以進是歲十二月十一日夕  
陽銜山君璋命扶之坐謂景星曰吾歸去曰歸何處去曰日沒處去又曰  
我死宜依桑門閣維華言法言訖合掌稱念阿彌陀佛須臾氣絕。

國朝洪武五年釋無愞字恕中客上虞夏蓋湖積慶精舍偶一朝有俞安  
入者自百官市來長跪於前自陳曰吾與吾夫不相得發心念佛修淨土  
已十七八年矣近一二年中每於澄心靜坐時聞空中細樂及鸛鶴之聲  
洋洋焉余自謂為勝境現前或謂是魔境請禪師決之愞曰是汝因聞經  
中有風吹百寶行樹其音如百千衆樂及衆鳥之聲一時同作之文信之  
既篤根於八識田中無由除去靜空中乃發現耳汝後若再見此境不得  
作勝想亦不得作魔想當頭與他一坐坐斷便見惟心淨土本性彌陀全  
體皆是豈在十萬億遠方國土之外耶俞以手指其胸曰吾自此疑團皆  
泮矣。

國朝天童照寮元素多病洪武丙辰病日篤寇嚴主勸其持觀世音菩薩  
名號照如其言日誦萬聲明年十月十七日午時自念病執力去死不遠莫



如改持阿彌陀佛號。方興此念。忽一美婦。入身。衣六銖衣。手持一淨瓶。自戶外入。立其面前。照驚訝失措。既而定心諦觀。乃是菩薩示相。照涕泣露罪求哀。須臾不見。越五日病盡脫。

國朝劉谷賢黃州人。隸虎賁左衛軍伍。嘗從太監鄭和操舟往使海外。諸番國經大海洋。谷賢忽失脚墮水。時風帆迅駛。不可以援。和令舟人升桅末望之。遙見一人隱隱在波濤中出沒。相去數十里。咸以為無復生理。須臾谷賢追及舟。舟中人大喜。速以物引上之。有大魚長丈餘在傍。悠然而去。人皆異之。谷賢曰。余墮水不沒者。此魚力也。適戴余至此。余將沒者。數魚輒以鬚鬣負起。以是水不入口。舟中入問谷賢。爾平生作何善功。以獲此報。谷賢云。但念觀音經耳。

大明仁孝皇后勸善書卷之六



